

文 學 叢 刊

舒 羣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事故的密秘

羣 舒

幾年前。

我熱戀着的青子姑娘，她很勇敢，很聰明，很熱情，她有着健壯的身體，有着比寶石更動人的眼睛——可是，我不愛，我愛的是她那純潔的靈魂，她對我從沒有過一句欺騙的話。

那時候，我們都是中學生，在放假的日子，總是有着我們的密約：看電影，逛公園……主要的還是在松花江邊，談着我們將來想像中的生活——幸福的，彷彿在製做着美好的夢境。

中學畢業了，我們因為家庭貧困——我考入了免費的警官學校，她失學了。她爲了留戀我，不肯離去我，她說她要在街頭過着乞討的生活。可是她家裏來

人了，不許我們互相交換一句別前的贈言，逼迫她走上火車，去了——我們便這樣地別了。

從此，我們斷絕了一切的消息。

日本搶佔了我們這個城市以後，日夜都在加緊着防禦的工作：重要的街頭，設了武裝的崗兵，僻靜的地方，用沙袋做成了堡壘，而且派出無數的便衣偵探與憲兵，不僅是潛伏的義勇軍受着逮捕，就是誰家有一條軍用的皮帶，或是一條軍用的裹腿，也許會遭死刑；所以天天傳着殺人的消息，所以恐怖威脅着每個人。

於是許多人從軍去了，逃亡去了。

然而，我這警官學校畢業的學生，正在做着偵緝隊的分隊隊長。這種職務使我如何地苦惱，祇有我自己知道，我既不能聽從日軍的命令，去殺熱血的同胞，我更不能等待讓他們殺我，所以我也做了這樣的決定：不是從軍，便是逃亡。

我祇有一個母親，很少家族，親戚，在她以外我走，我沒有什麼留戀的；同時，我也知道，在我以外，她更沒有什麼留戀的。我知道她不會允許我離去她，讓自己在老年做一個孤獨者。爲了避免讓她知道，幾天來，我都是偷偷地忙着整理我所要帶走的東西，預定在月底，走上我的旅途。不過爲了尋找一件小東西，却遲誤了。雖然，它並不是什麼高貴的物品，可是，我保留它有五年了，經過幾次的變動，經過遙遠的旅程，我都沒有丟失它，更沒有損傷它，不是陪伴我的身邊，便是留在我的皮包裏，沒有一次忘記它所在的地方。爲什麼這次却不見了？我翻盡了我的每個衣袋，甚至拆斷了皮包的縫線，也沒有尋到它。就是我肯忍着失去了它，不讓它再遲誤我的行期，可是，我也應該知道它究竟是怎樣在我身邊失去了的。

『你找什麼？』

母親問我，她的聲調，很不自然，彷彿有些慚愧，有些虛僞，有些憤恨，在她的神情中。當我說出我所尋找的小東西的時候，她垂下頭，在沉思中向我說：

「不會丟的，放心吧！」

「你怎麼知道不會丟呢？」

「家裏祇有我們兩個人，怎麼會丟呢？」

「那麼，你拿去了嗎？」

我這問母親，她默然了，笑了！可是，她的眼裏，有淚水滴落下來，她說：

「是我拿來了！」

於是，她怕怕地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小包裏，給了我。我的心跳了，有着死人復活以後的歡快一樣，立刻脫去了一層黃紗，讓那被包着的小東西，赤裸地露在我的眼前。它是一張像片，一面是一個年青姑娘的面影：短短的黑髮，分梳兩條短辮，辮尾垂在她的肩上，垂下兩條辮繩，大的眼睛，遙望着，好像在遙望着她遙遠的希望。深色的衣服很朴素，沒有一絲異色的花紋，祇是她的胸前，兩乳凸起的地方，淡了些原有的衣色；另一面是幾行秀麗的字句：袁倪，贈送你這張像片的人，永遠是屬於你的人，你

不要忘去她，她永遠記着你。青子。

這時候，神祕的記憶，神祕的景色，擒住了我，忘記了日軍的刺刀臨近了我，我的頭昏沉着，眼睛好像被遮了一層黑紗，被我視取的一切景象漸漸地都在模糊了，死亡與生存在我已經失去了區分。

『袁倪！』

袁倪是我的名字。母親喚着我，使我驚跳了一下，彷彿被她從夢中驚醒了。我沒有說話，悄悄地走開了。她仍在我身後喚着：

『袁倪！』

我從這兩個字的聲調上，深深地感受到了母親的慈愛。於是，我又退回來，我問她：

『你爲什麼偷去了青子的像片呢？』

『我看出你要丟掉我，你一個人要走了，我能拖住你嗎？我能讓你走嗎？我想想祇有偷來青子的像片，讓你在家，在我的面前多留戀幾天。袁倪你是真要走了嗎？』

『不是的』

『那麼，你收拾兩個小包做什麼呢？你要送我鄉下去做什麼呢？唉，一個人如果騙了他的母親也不是什麼英雄！』

我還說什麼呢？祇有告訴她：

『是的，我真要走了！』

於是，她的眼裏，突落幾滴淚珠，繼續地落成了珠鍊，彷彿我的話傷害了她。她經過一刻的沉思，向我說：

『我讓你走吧！』

我的心剛歡快些；可是她又說：

『你要答應我一件事情！』

『好的』

『你肯嗎？』

『肯的，你說吧！』

『你要同荅子結婚！』

荅子是一個看護，是母親在我童年給我訂婚的姑娘。我從沒同她有過長時間的談話，也可以說我愛女人的感情，沒有一絲是屬於她的；雖然她常常穿了美麗的衣服，修飾了美麗的臉面，買來些美麗的東西來看我，好像傾吐着她所有的熱情愛着我。我幾次地商議母親解除我們的婚約，她總是不肯允許我，一直遲到現在。

我撲到她的身邊，我問：

『結婚嗎？』

『是結婚。』

『我不能，我不能同荅子結婚，我還要等待我的青子呢！——我不是早就說給你了嗎？』

『說了說的太多了，我已經聽夠了。』

『那麼，你還說起蒼子做什麼？』

『袁，你的歲數不小了，總還是年輕，總還是我的孩子，你祇知道等待青子，你不知道姑娘的心——像天上的雲彩一樣，一會兒一變啊！再說，你不見青子有好幾年了，你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她知道你在什麼地方？再說，這幾年的工夫，你怎麼能知道她沒有結婚，還等着你呢？』

『就是他忘了我，她結婚了；我也要在她結婚以後，我再同蒼子結婚。』

『你是鐵的心，母親的話，你一句都不肯聽。』

她痛哭了。

我問她：

『你逼迫我結婚，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祇是要你走了，即使不是爲了你，也是爲了我，在你走後，我也多一個人照顧照顧我啊！』

於是，我聽從她，結婚了。

蒼子待我很好，彷彿她情願做我的一個僕人，任我隨意地使用她支配她甚至我等待她——不是她的錯誤，我指摘了她，她也要用笑臉，在我面前陪罪。冬季最冷的天氣，燃起的壁爐，已經溫暖不了我們的房間，她總是在我未睡前，脫去了自己的衣服，赤裸地投入冰冷的被裏，過了些時，她會向我說：

『袁倪，你來睡吧，被子已經暖了！』

在早晨，我還睡着，她已經起來了，燃起了壁爐，烤暖了我的襯衣，她喚着我：

『起來吧，袁倪！』

如果我貪戀早晨的睡眠我斥責了她，她便像乞丐一樣，依在我的耳邊，哀求着我，要我起來。

漸漸地她感動了我，我有些愛她，所以在我預定的行期，又延長了三天。於是母親常常向人家說：

「一個人娶了媳婦，就扯住了他的腿！」

我聽了她的話，有些憤恨了，我想向她說：

「你對你的兒子，用了陰謀！」

爲了報復她，我又提早了我的行期。

不過，在我辭職的前一天，在隊部值日的時候，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意思是說：在中央大街五號院內第十八戶，每天都有許多的青年來往，甚至夜深，還沒有散盡，好像在密議着什麼，好像有義勇軍活動的嫌疑，這位告密者是院內住戶之一，恐怕被日軍破獲後，自己受了連累，特先告發了。

我怎樣決定呢？把這匿名信轉給總隊長嗎？如果中央大街五號院內第十八戶，確是義勇軍的份子，那麼，他們是熱血的青年，我怎麼能看他們受着逮捕，處死刑。而且，我將用什麼贖我終生不可寬恕的罪惡？把匿名信撕毀了嗎？如果，被總隊長調查出來，我便不必逃亡，或是從軍，隨處都有留我的墓地。最後，在我沒有決定辦法前，我

要先去調查一次。我整理一下身上的警官服裝，又配好了一把短刀與一支手槍。

五號的院門，是在中央大街騷亂的尾邊，有大的商店，小的舖子，提籃的小販，賣唱的乞討者……集中着雜色的人羣。院內共有三十多家住戶，每家都是同樣的小的門扇，寬大的窗子，同樣地染着深黃色。所有的住戶，却很雜亂，有的是商店主人，有的是小職員，有的是白俄……我沿着院路徘徊着，注視着第十八號的房間，門扇緊緊地關閉着，窗上遮了一半窗幔，另一半透出了屋內的一個桌角。我沒有看見有人走出來，或是有人走進去，祇是有眼睛，常常從窗邊窺視我。這時候，我悔，我不該穿着警官的服裝，惹人注意，於是，我要走去了。

可是，在我臨去的時候，我看見窗邊一幅女人的臉面，她見了我，立刻避開了，在她閃過的那一刻，我認出了她。這好像神話中，傳說中的故事，誰會相信是事實呢？

我自己也好像在夢中，走去敲响了門，有一個陌生的男人走出來了問我：

「找誰？」

我不想回答他，祇想走進去。可是他的胳膊橫在門邊，隔着我，仍在問我：

「找誰？」

「青子，青子！」

我忍不住了，喊了，幾乎喊破了我的喉嚨。他裝出不知道的神情，疑視着我。

我拍响了門邊，又喊：

「我已經從窗外看見了青子！」

於是，青子來了，她穿的是黑色的棉袍，黑色的皮鞋，黑色的髮絲，遮了一半前額，一半衣領，她仍是從前的神情——笑的時候，露出白的牙齒，兩頰陷入一對小渦，祇是她的皮膚粗糙了些，不是從前的柔嫩。她沒有說話，也沒有喚我進屋，祇是讓身體靠近了我，偷看我的髻裝的每一細小部份。我呢？昏了，火一般的血流，燃着我的全身。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敢看她，偷偷地讓眼睛轉向了側面。

這時候憂鬱的天色，加多的陰雲——灰白的雲塊，集滿着天面，漸漸地低沉下

來，幾乎落近了地面。如飛棉一般的雪花，漫沒着四處，染白了屋脊，枯了的樹枝，而且在染白着她的髮絲，她的衣肩。

一個失羣的小鳥，被酷寒驅逐着，迅速地從我們的頭上飛過了。她的眼睛，直直地注視我，終於問了我：

『你怎麼不說話呢？』

『我要說的話太多，我不知道怎樣說好……我們進屋去談談吧？』

『我們就在這不好嗎？』

她爲什麼這樣冷淡了我？意外的會見抑制了我一切的想像。我摸摸她的衣袖，我問：

『你不冷嗎？』

『不！』

『我們還是進屋吧。』

「不，不方便。」

「你不住在這裏嗎？」

「住在這裏。」

「那有什麼不方便呢？有你的母親嗎？」

「沒有。」

「那又有什麼不方便的呢？你結婚了嗎？」

她的眼睛，避開了我，順手爲我打掃一下肩上的積雪，默示着否認我的問話，而且，在愛着我。

「這是誰的家呢？」

「朋友！」

我想她仍是從前的脾氣，不喜歡任誰知道我們的關係。我怕難爲她，便把我的住址告訴了她。約她在下午五點鐘來我的住處。

我與青子的會見，使我記起了我們的往事，像在年前，像在昨天，就像才經過短短的一刻；使我厭倦着荅子，不該讓她佔有了我，使我憤恨母親，我想向她說：

『你對你的兒子，用了陰謀！』

同時，我也在悔罵着自己，爲了一時感情的動蕩，允許了母親的要求；如果我仍是堅決地拒絕了母親，那麼，我可以向青子告白我等待她的好心。可是，現在，我所有的好心，完全被荅子奪取了，踐踏了。就是青子肯原諒荅子，她也不肯寬恕我吧？現在，難於解決的問題，等待着解決。爲了我與青子的約言，爲了我們的幸福，要使我與荅子結婚的證書變成廢紙，好像滿了一杯苦酒，要荅子飲盡，滿酒的人，不是我，更不是青子，而且，也不能確定是母親。總之，在事情沒有決定前，我不敢預定事情的終局。不過我相信是一幕悲劇，我不知道究竟是誰擔任劇中的主角？——是荅子？或是我與青子？至於演期，也很難指定，我想必要經過長久時日的排演吧？所以辭職的呈文

被我撕碎了。

可是，那匿名信，却被我私自保留了。如果我因此受到任何的極刑，我也安心。我不管青子是被人告發，或是被人陷害，我相信她會向我剖白，不掩藏着任何的祕密。

我下班的時候，荅子正依在窗邊等待着，我——每天都是這樣等待着。看見我的時候，立刻給我開了門，好像別了幾年那樣熱誠地把我擁進屋去。每天她下班的時間比我早些，恰好與母親同吃晚飯；她却要餓着肚子，一直等到我回來。有時候，我因為友人的邀請，下班以後，不回家，便隨着友人去了，回來的時候，也許是深夜了；然後她才獨自去吃了些已經冷了的飯菜，如果，我沒有吃飯，她會重新熱了飯菜，而且她不慣用老廚夫，總要親自把飯菜送到桌上，問我：

『你喜歡不喜歡這樣菜呢？』

我隨便答應她幾聲，或是談些另外的什麼事情。

可是這次我沒說一句話，默默地吃完了飯。她奇怪了，問我：

『今天的菜，你不喜歡吃嗎？』

『不！』

『飯冷了嗎？』

『不！』

『那你怎麼吃這麼少呢？』

『我的胃有些痛。』

『你病了吧？你的臉色那樣難看呢！』

她驚了，彷彿是她自己的生命遭遇了危難，匆忙地披起大衣要爲我去找醫生；我制止了她，她不肯，幾乎要向我吵起來了；母親聽見了，立刻把我送上牀去，她說因爲天冷，我穿的太少傷風了，叫老廚夫給我泡了一杯紅糖水，她要我一氣喝盡，最好使身體流出汗來。

「傷風症是很厲害的病……」

荅子代替我向母親勸阻要我喝紅糖水，她用醫學的智識向母親解說着傷風症的病理。她動搖了母親的主意以後，她自己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張開着兩手，要哭了。

我看看錶快五點鐘了，於是我向母親說：

「你去請劉醫生來吧！」

荅子却說：

「劉醫生在船塢，太遠了，來去一次，要一兩點鐘，我看還不如我回醫院請一位醫生來。」

母親也同意她的話，我却激憤了：

「我不信任別的醫生！」

於是母親去了。

然後，我又叫荅子去于家包舖給我買包子，可是她說：

『多遠呵！半點鐘也買不回來，還是在附近買吧，好嗎？』

『不好，我祇喜歡吃于家包舖的包子！』

於是，她又堅持叫老廚夫去買。我看錶祇差十分鐘五點了，我激憤地說：

『不用你去買，不求你，我自己去買好啦！』

『老廚夫不是一樣嗎？』

『我信着他，還叫你去做什麼？』

她的手，拍打着我的胸脯，做了笑臉，好像在哄着一個孩子：

『睡吧，不要生氣，我不是不願意去買，我是擔心家裏沒人照顧你，我走了，不放心呢。睡吧，不要生氣，我去給你買，睡吧！』

她剛剛走出，時間已經是五點鐘了。

我從牀上起來，整理着房間，老廚夫知道了，勸我躺下，他要我指示他，他去工作，

我沒聽從他，要他去了。最後，我從牆上摘落了我與芥子結婚的像片，把友人贈送我結婚的銀盾移換了位置，放入使人看不見的地方去。

一刻鐘過去了，青子還沒有來。這時候，我才知道一秒鐘，也是長久的時間。

直到芥子買了包子回來，我仍沒看見青子的影子。

芥子把包子給了我，勉強地吃了一個。她的臉色，被寒風吹得慘白，而且還在喘息着。

『你跑啦？』我問。

她點着頭，默認着。然後她伸出左腿來，給我看，她的絲襪碎了一條；膝骨破了，流出了血絲。她自己在默語着

『跑着，跑着，就跌倒了。』

『你跑什麼！』

『你一個人在家，我不放心麼！』

一個人爲了自己的幸福而使別人遭受了不幸，這不是罪惡嗎？這時候，在我却沒有如此地想着。看着她獨自躲在一邊，用手掌揉搓着傷痕，爲着忍痛，她讓眉間積起了一束皺紋。

我問她：

『痛嗎？』

她却否認着：

『不！』

『你不怨我嗎？』

『不！』

『我不信！』

『一個人應當坦白，難道我要欺騙我所愛的人嗎？』

她的話有些感動了我。我說：

『爲了我，苦了你！』

『祇要爲了你，怎樣苦了我，我都願受。』

她的話，使我有些怨着青子——不守自己的約言。

可是第二天早晨，青子來了。那時候我還在熟睡中，被敲窗的聲响喚醒了；我披起衣服，走下牀去，蒼子也沒有醒來。在門邊我問了幾聲，也沒聽見回答。以後，才知道她正在倚着窗子，一面向屋窺視着，一面在等待着開門的聲响。

她走進客廳來，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擁抱了她，隨着我又退縮回來，因爲我與蒼子的房間，母親的房間，廚房的房間，每間的門扇，都貫通着客廳，從每間出入，也都要經過客廳。如果是蒼子起來了，我所隱藏着的祕密，要全部被她揭開了，並且幾年來她已經知道我另有着愛人——青子。雖然，她沒有見過青子，但是我所保留的青子的像片，她早已熟識了。母親起牀很晚，就是她看見了青子，我也有話向她解說。蒼子起牀很早，我怎樣讓青子避見她？或是怎麼讓她避見青子？我既不能有更好的

方法使青子隨我走去，又不能使她長時間的睡眠，我祇有等待着讓意外的事情在想像中發生。不過，我向青子說話却是很低，幾乎使客廳外的人聽不見。可是青子總在說。

『你大些聲，我聽不清楚！』

我這是在受刑罰了；刑罰，也許不會這樣的痛苦——我回答青子說

『我的喉嚨很痛。』

開始她述說着我們別後她的生活，以及最近日軍怎樣轟炸她的故鄉，使她怎樣地逃出來。

我一面聽着她的談話，一面還在聽着每間屋所發出的聲响，甚至老廚夫的咳嗽聲，也使我受了虛驚。我找不出什麼適當的話說給青子，祇是感慨地說：

『我們別了五年多了！』

『還差四個月十三天，才五年呢！』

『你記的真清楚，這麼長的時期，你都沒有忘記！』

『你已經忘記了，怕是你已經忘記了我吧？』

她連續地說了些譴責我的話。我說：

『青子，這不怨我，我是怨你，我不知道你的通信處，你知道我那時候在警官學校，你怎麼不給我一封信呢？』

『你不知道，我離開你以後，就隨着母親到很遠的鄉下耕地去了。那裏不通信，你想想我怎麼給你寫信呢？半年以後——』

她的話，自動地中斷了。我逼着她說下去，她却拒絕了我，在不安地探視着我。

我的神經被多方分割着，却忘記待青子。於是給她指了指椅子，讓她坐下；可是她仍在站着，不知她在想着什麼——一隻手撐着桌邊，一隻手揉着一條白色的手帕。我特意又給她滿了一杯茶，她說：

『謝謝你！』

我看她那種突變的神情，我不能不說：

『你怎樣這樣客氣了呢？青子，你變了！』

『我沒變，是你變了！』

我張開了兩手，讓她盡量地注視着我，我說：

『有什麼變的呢？』

『你做官了。』

『這是爲了生活！』

好像她不肯原諒我似地問：

『你做的什麼官呢？』

『偵緝隊的分隊長。』

她聽了我的話，她的眼睛張大了些，身體抖動了一下，在她失神中，她手裏的茶杯落地了，响了一聲清脆的响聲，碎了。隨着，我便聽見了我的房間也有了响聲——

不是床板受了震動，就是有什麼東西觸了牆壁。我的心跳着，走近青子，她推着我？問她。

『青子，你怕我嗎？』

『不！不！』

可是，她的神情，不是表示她還在懷疑我嗎？我爲了避免她的疑心，我特意向她說明了我會見的原因，並且把那匿名信給她讀了，她說：

『這不是告密，這是陷害！』

『陷害！』

『你不相信我嗎？』

『我不相信你相信誰呢？』

這時候，我確是聽見苓子抖搜衣服的聲音。我不得不向青子說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她先走了，雖然我們一段的談話，還沒有終結。爲了陪送她，我在街上繞了一個

圈子。回來的時候，芥子已經走了。

事情總是不如意，我的精神已經失常了，總隊長却要我去偵查一件盜匪案件。我想趁着這次機會，去找青子，祇是她許我找她的期日在兩天後。爲什麼在兩天後呢？她也沒有說明正當的理由。不過，我爲了尊重她的意思，走了一段中央大街又轉向了歸路。並且我受有總隊長的命令，也要準備些報告的材料。

下班以後，我一直走回家去。芥子並沒有在窗前候着給我開門，是老廚夫代替了她。

客廳裏沒有一個人，無意中使人感受了幾分清冷，雖然壁爐的木柴正在燃燒着，我沒有停留，便走進母親的房間去，她在默默的冥想中愁苦着。我喚了她，她怒視我一下，我問她。

『你生氣了嗎？』

『我沒生氣，可是有人生氣了！』

『誰？』

『你的人——荅子。』

『爲什麼？』

『我不知道！』

她每句話，都有些抱怨我的口氣，好像因爲我加多了一個女人——荅子影響她加多了愁苦。其實她正當抱怨她自己——結婚是她的主張。

隨後我走回了自己的房間。荅子在床上，一隻手掩着前額，一隻手握着我保留着的青子像片，注視着，好像偵探在檢視着一張逃犯的像片。她臉上遺留着幾粒淚水，身邊的白色手帕，却已經濕透了。她看見我，立刻從床上跳下來，因爲短短的時間，不容許她藏起避我的祕密——青子的像片仍留在她的手上，不過，她有些難爲了自己，臉紅了。

『今天忘記等着你，給你開門了！』

她從苦臉上，勉強地透出幾縷笑絲。彷彿要我寬恕她的過失。我隨便地問她：

『今天你怎的了？』

『頭有些痛！』

『今天你起來太早了。』

她看我笑了，她故意抑制自己真實的激憤，做出虛偽的怨恨的神情說：

『如果今天我起來不早，我怎麼能看見那個女人！』

我心跳了，已經不必再問她氣憤的原因，完全明白了。不過我仍是裝做着不知道的姿态探詢她：

『哪個女人呢？』

『你說——「哪個女人呢？」』

她學着我的聲調，有些在諷刺我。我揚起頭來，一面在地下徘徊着，一面在自語

着：

『哪個女人呢？』

她指着青子的像片說：

『就是她！』

『奇怪嗎？怎樣就是她？那麼以後再有女人來，你都想是她了！』

『我祇差一步沒有遇着她；可是你陪她剛剛走出門去，我從窗子看見她了，她的眼睛，同這張像片一樣，很大，也很黑呢！』

『你敢說是青子嗎？』

『不是她；是誰？』

『同事的女人！』

『那我怎麼看見你們握着手呢？』

『不是握着手，是我給了她一元錢。你知道她很早地跑來做什麼？是因爲同她』

的男人吵架了。我給了她車錢，又勸她回去了。』我突然轉換了暴躁的聲調說：『現在，我才知道，你也是一個好疑心的女人！』

漸漸地，她相信了我的話，感到自己理屈了。撲到我的胸前用多樣的表情，多樣的動作，企望激動我歡快些，原諒了她。可是我爲了更加強些自己的理由，不能不向她施用更大的苛責。於是，我握着她的手腕，猛力地從我身邊推開，使她跌倒地上，哭了。

窗外已經黑了，玻璃上好像披起了黑紗，或是黑色的布幕。鄰家的燈火染黃了白色的窗幔。從窗邊經過的脚步聲，很清楚地透進來屋裏的黑暗，漸漸地由稀薄轉爲濃厚了，一切的形象都失去了輪廓。在死靜中，祇有鐘聲擺動的節奏，伴着蒼子的哭泣。她兩手環裹着我的腰，臉面藏在我的頸下——她在我面前懺悔着。

不知爲什麼我的憤怒，由虛偽變做真實，向蒼子提出了離婚的問題。於是，使她從我身邊鬆軟下來，像是一個失了母親的孤女，要求我收容她，憐愛她，而且跪下了，

用手拍打着我的腿骨，在換取我的同情。

『你不能這樣狠心！』

她哭訴着，嘶叫着。我說：

『你少說些吧，請你立刻離開我！』

『不，不離你，永遠不離開你！』

『一定要你離開。』

『那我就自殺！』

『你不是很可以獨立生活嗎？』

『我不，我不！』

她的喊聲很高，母親聽見了。

母親長嘆着，走進來，給我們開了燈。她問清了事情的起因，很袒護她的兒子，又

嚴責了苓子。不過，苓子向她說了我提出離婚的時候，她却罵了我。她說：

『你說離婚，你說的不是時候！』

『要在什麼時候呢？』

『要在我死後！』

於是芥子取得了有力的保證。她一面安慰着母親回去了，一面勸我說：

『吃晚飯吧！』

我沒吃，她也沒吃。可是她睡了的時候，我還在清醒着，想着母親給我留下一句可怕的話：

『要在我死後。』

夜深了，因為崗兵限制行人的自由，街上早已冷靜了。不過，手風琴的乞討者，還依在街旁，奏着熟練的調子，哀怨地在苦訴着人類的不平，一聲聲地透入窗子，透入我的耳裏，佔有了我的靈魂。

『要在我死後！』

這句話引起了我一種幻想——想像那琴聲是母親的葬曲了。

在夜裏，我會失眠了。像瘋人一樣，穿着襯衣衝向外邊去了一次，受風吹了，肚子痛了。苓子醒來，給我揉搓着，陪了我一夜。

早晨起來，就去看青子。雖然她約我的會見還有一天；但是，我的確忍受不了那比一年，一世紀更長久的一天了。

路上，很冷清，清道夫剛剛開始他們的工作。陰暗的角落，還迷藏着一層模糊的夜色。我走到中央大街五號門前的時候，看見十八戶的門開着，窗前停了一輛載重的馬車，已經有人向車上搬運東西。

這也許是偵探的習慣養成了我，沒有進去找青子，退開了，停在另一條街邊等候着。

經過半點鐘的工夫。那輛載重的馬車，滿載着零亂的傢具被一匹老馬拖出了

院門。有一個陌生的男人隨靠車邊走着，向四處張望着。我讓車輛去遠了些，向我拖開了一條長些的距離，然後，我才隨着車尾走了，轉過幾條街道轉入了一處的院內。我留在門外走了。

在當天的晚間，我也在同一院內租妥了一間房間——恰是第一戶的家裏，從我的窗裏可以清楚地望見院內的幾條小路，也可以清楚地望見院內走過着的人。

我爲了不在家裏留宿的緣故，向母親，荅子說偵緝隊的事情太忙，總隊長給我加多了夜班。荅子怕凍了我，爲我選了兩條厚的被子和一個鵝毛的枕頭。

不過，空的房間太冷了，玻璃上已經結滿了霜花。我用氣息的溫暖，讓玻璃化開了一個吻印，從窗裏透視着窗外；可是，一刻的工夫，又凍了，模糊了。於是，我加多了房錢，要房子的主人給我燃起壁爐。兩點鐘以後，窗上的霜花，完全化開了，流成了一條一條的小河，流下窗沿去。

天黑了，我向外窺視着，祇看見走過的人影，却辨識不出任誰的臉面，所能區分的，祇是孩子，或是大人，男人，或是女人。

屋裏，高懸着一盞孤燈，却明亮地照着四壁，明亮地照着壁上的花紋。房間是很漂亮的，不過用具很簡單，祇有幾個椅子，一個桌子和一張鐵床，在窗邊另有古典式樣的畫框鑲着一幅油畫和我被燈光剪了的一幅剪影。這一切都在死靜中，我的剪影也很少有着移動。

爐火燒紅了爐門，好像是紅色燈籠的一面，地板上加強了一處更明亮的地方。我仍在窺視着窗外——落雪了，一個人走過了，又兩個人走過了。

這時候我已經失去了疲倦的感覺，祇知道在恨着這雪夜，不然，在月下我不是可以看清了走過者的臉面嗎？

一夜盡了，我也沒有看見青子。

爲了必要探知青子房間的號數，向總隊長請了一天病假。在窗邊守候她，終於

看見了她——走入第十六戶的門去。我這才安心了，在清醒中，想像着一些夢境。

可是窗外的孩子成羣了，吵叫着，破碎了我的安靜。他們戲弄夜裏的積雪。在我的窗前做着肥胖的雪人。

我很喜歡孩子，也很喜歡他們的動作，所以又把我誘到窗邊去。

不久，又跑來一個女孩，穿着一身整齊的棉衣，梳了一對短短的髮辮，紅色的辮繩，在風裏不住地飄打着她的臉頰。她向其他的孩子喊叫着，她要做他們的伙伴。可是他們拒絕她：

『誰認識你！』

她向每個孩子都投着同樣的陌生的眼光。她突然擠入了孩子羣中，隨着人家的動作給雪人做着頭部。可是，有一個男孩推出她，打她一掌，同時她也還他一掌。

我看他們要打起架來，便敲响了玻璃，讓他們的眼睛集中了我擺搖的手——做着制止他們吵架的表示。他們兩人不聽，仍取着鬥爭的姿式。我跑出門外的

時候，女孩子已經失敗了，倒了，臉上還有了一塊小小的傷痕，流血了，她哭跳着，不肯完結。我哄着她，把她抱進我的屋來。她仍向屋外掙扎着，我說：

「天太冷了，你不怕嗎？」

「不，不怕。」

復仇的神氣充飽着她的臉色。我又說：

「那個男孩子太大啦，你不怕他嗎？」

「不，不怕！」

「你聽我的話，不去吧，等我去打他，好嗎？」

「好。」

我給她拭淨了臉上凝結的幾滴血跡，剪了一塊小小的紙塊遮貼了她的傷痕，我一面溫暖着她凍冷了的手，一面問着她：

「你幾歲啦？」

「五歲。」

「姓什麼？」

「姓王。」

「叫什麼名字？」

「小青。」

「你常同他們玩嗎？」

「不，媽媽昨天才搬來。」

「昨天才搬來，媽媽不放心，要找你啦，快回去吧！」

可是窗外的那個男孩，伸出一隻拳頭，橫着她的去路。我立刻叫着她說：

「小青，小青我送你去。」

我抱起她來，那個男孩子讓開我們的去路。

我問她：

「你家在哪裏？」

她指給我窗前斜面的一頁門。我抱着她走向第十七戶去，她却又校正我走錯了去向。她說：

『是那家。』

她指的是第十六戶。

過道上，很黑，走進去，便迷盲了眼睛。我不知道第十六戶內哪個門是屬於她的家的；我問她，她却任着喉嚨叫起來了：

『媽媽』

我知道青子也住在這裏，我担心着小青的喊聲吵動她看見我，我低聲地說：

『你指給我你住的屋子。』

她尋遍了沿着過道所有的幾個門，都沒有確定地指給我，彷彿她已經記不起她的屋子，使她又叫起來：

『媽媽，媽媽！』

在我背後有一頁門開了，因為我抱着小青的緣故，她的視線正向着我的背後；門裏的人她看見了，我沒看見。我聽見了她撲出兩手叫着：

『媽媽！』

我轉過身的時候，我看見有一頁門開着，門縫間透出的光線，使我清楚地望見了她所撲叫着的那個人，是青子，是她的母親。

我是癡了？是氣憤了？我不知道我該說什麼，該怎樣地動作；我祇是把小青送近青子，等候她伸出手來。她呢，像要接受，又像要拒絕，我看出確是難爲了她。

我們身邊走過的人，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種好奇的眼色，或是被我們引誘着停留了一下。

結果，我把小青放在地上，沒做一聲，便走了。

「青子，我才認識了你！」

我罵着青子。

不過，我又疑想着青子，她爲什麼從我理想中逃脫了？我有什麼負疚她的事情，使她從我理想中逃脫了？我重檢點了我們中間所有的事跡——沒有一樣，我負疚她；同時她也沒有負疚我——除去我們這次會見以外。

我不管她對我是怎樣的態度——即使她嫁人了，丟棄了我，我也要知道她嫁人，丟棄了我的原因。其實，如果她有她的苦衷她嫁人了，丟棄了我，向我說明，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爲什麼欺騙我？如果她確是義勇軍的份子，她也該相信我們幾年的愛情是她生命最大的保證——雖然，我是偵緝隊的分隊隊長。爲什麼欺騙我？

我要知道她欺騙我的原因，特意給她備妥了一隻手槍和一個彈粒，她也許還記得我發槍是怎樣地準確吧？

晚飯的時候，我回家了。

母親與芥子都說夜班太辛苦了，一夜的工夫，我已經瘦了。而且芥子向我說：

『偵緝隊如果一定要你加夜班，你可以立刻辭職！』

『這不是人幹的職業，我早就夠了！爲了生活，還說什麼！』

『我們任肯遭罪，也不願看你這樣受苦。再說我們節省些，你的薪金已經夠用了。』

這一天的夜裏，我在家裏留宿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從前整天地留在家裏，因爲街上每處都有那些猙獰臉面，常常使用勝利者的暴力，威脅着我們這些被征服了的同胞，就是我們這些公務員，不因爲任何的緣故，也常常受了欺辱。所以我任肯犧牲自己的一切自由，避在家裏，讀些自己喜歡的小說，或是朗讀幾首詩句，或是整理犯人的口供；小說、詩句固然可以感動我，送走了整天的時間；可是犯人的口供，我甚至不能讀完一段，一句。比方，義勇軍和一些其他政治活動的份子，他們被捕了，便是做了犯人，使用人類最殘酷的刑

具逼迫他們的口供，這在幾世紀前，早已應當滅絕的野蠻的暴力，却仍被最無理性的暴徒遺留着，使用到現在，好像犯人永遠不是人類的子孫，如同牲畜一樣，而且現在把這種暴力使用在同胞的身上，就是忍受不了刑逼承認了自己的口供。他們犯罪的事實是什麼呢？不過是爲了他們的祖國——好像在祖國的生命危亡中，做了祖國的醫生。這是他們的罪名嗎？那麼，如果不是母親逼我與荅子結婚，或是不會見到青子，我也許承受了同樣的罪名。這天的星期日，不僅是沒有整理犯人的口供，就是小說，詩也隔離了我。吃過早飯，我便走向我的另一住所去了。

房子的主人特意問我昨夜爲什麼沒有回來，我說：

『怎的？』

『有人找過你了。』

『留字了嗎？』

『沒有。』

『怎樣的人？』

『先是一個女孩子來了，後來，她又領來一個女人。』

她說着，還在比劃着她所說的女孩和女人的身量，怎樣的臉面，怎樣的衣服。

『說什麼了？』我問。

『什麼也沒說。』

我已經完全知道了找我的人是誰。我要走進我的屋裏的時候，她又補充了一句話：

『她告訴我她們住在十六號。』

她也許怕我不知道第十六戶的門扇，特意引我到門外，指給我了。

我不想再離去我的房間，要直守到青子再次到來。

一點鐘過去了，兩點鐘過去了，她仍沒有來。每次我聽見有人走進來的腳步聲，都引動我，推開門，探視一下。

我耐不住這無時的等候我去找了她。她的門鎖着；不過從窗邊看見她的東西並沒有移動。

時間磨難着我，已經疲倦了。我沿着房門的角落踱着踱着，我期圖踏落一條地板，讓我陷入地下的底層。同時我用拳頭擊打着牆壁，讓細碎的粉面滿了我的衣袖。已經是夜了，青子來了，她仍是扯着小青，苦惱的情緒，使她不敢揚高眼睛看我。我祇是做著苦臉，沒有說話。她先說了：

「你恨我？」

「不！」

還是我勉強說的——她也許感到了，她用眼角斜視着我的動作，走近我的身邊來，又問：

「你恨我？」

「不！」我更勉強些。

「那麼你躲我做什麼？」

「我怕你了，青子。」

「你肯原諒我嗎？」

她問着我，隨着兩手環裹了我的頸頸，候我給她答覆。她看見我做了原諒她的表示，她笑了，小青也笑了。

然後青子肯定地向我說：

「我已經結婚了！」

這句話，彷彿是說我所想念的希望已經完全絕望了。可是，我鎮靜着，讓我的錶的擺動聲從我耳邊一聲聲地响過着。爲了不使沉默包圍着我們。我隨便揀了一句話問：

姓什麼？

「誰？」

我不願意說是她的丈夫，便指了小青的頭頂說：

『她的父親。』

『姓張。』

這兩個字音，剛剛衝出她的喉嚨，小青便校正她向我說：

『姓王，姓王！』

她彷彿被小青揭開了祕密，臉紅了。我看她那般受窘的神情，我便繼續地說：

『隨便姓張姓王都好！』

可是小青仍施展着她那童年的記憶力：

『是姓王！』

然後，她看小青離去她的腿邊，躲在牆角，在觀望着我放置的一束鮮花，她說：

『是姓張，小孩子就會胡說！』

『張先生在這嗎？』

「不，他在外埠。」

「職業？」

「經商。」

「那麼，你們怎樣分居呢？」

「我們的感情很不好。」

這句話，彷彿在我的絕望中，又閃開了一絲的希望——我的心從冰冷中溫暖起來。

她有些疲倦了，經過一刻的休息後，她又興奮了，她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又來到這裏？」

我沉默着。

「我是爲了你——」

我仍沉默着。

「哼，幾年來，你哪知道我所受的痛苦！怨誰呢？都怨我的母親不好。其實也怨自己年輕——答應母親結婚了。」她更興奮地張開了兩手說：「袁倪，你來，我要求你離我近些，最好是讓我握住你的手，你聽着：我結婚以後，沒有一天忘記你。唉，我這好心有誰知道呢？甚至，我每天都打聽你的消息，想知道你的住址逃來找你。可是那時候，你在警官學校已經畢業了。直到現在，我不顧一切逃來了，我並沒敢預想可以找到你。誰想到竟有意外的事情使我們會見了呢？——如果我是基督教的信徒，我要說那是上帝的力量！」

我聽着，受她感動了。我問：

「我們的會見，在你也是快樂的嗎？」

「是的！」

「那麼你這次來，是爲了我？」

「是的！」

『可是，你見了我，爲什麼又躲避我搬家呢？』

她想了想說：

『誰的事情，也都是一樣有後悔的嗎？不然爲什麼我見了你又想不見了呢？』

『那麼，你也後悔了嗎？』

『不，也不能說是後悔——』

『怎樣呢？』

『我總感覺你會有一天知道我結婚的消息。我還有了孩子——我怕你傷心，

也怕自己傷心！』

『你早些告訴我，我也不偷偷地隨着你搬到這裏——你明白嗎？』

她走的時候，小青還在留戀我，我也很愛小青——最高貴的純真，我說：

『小寶，我願意常常看見你。』

小青撲着我，我要留她在我的屋裏，青子不肯，終於讓小青哭着隨她去了。

這次青子走後，我悔我沒有拖住她，要她聽見我要說的句話。

「我比從前更愛了你！」

她遺下的歡快，在我也許是生來第一次感受了。

可是，我與荅子却常常吵架了。

有一天，我回家去吃早飯，知道母親在夜裏復犯了老病，在她的床邊坐了許久，

被荅子喚去了我。

荅子低着聲音問我。

「昨夜你在哪住的！」

「在隊部唄！」

於是她哭了。

早晨的陽光，佔有了全窗，屋裏十分明亮牆邊僅有一些污痕很容易觸入人的

眼裏。老廚夫在做早飯，是一天中最忙的時候，又加爲母親煎藥，不住地從客廳走來走去——每次都隔不了三兩分鐘，所以蒼子特意地抑制着自己的哭聲，怕被老廚夫聽見或是看見。

我很奇怪，這是什麼事情發生了呢？我祇有默默地等待着她說明。

『告訴我，你昨夜究竟在哪住的？』

『隊部唄！』

『不是的！』

『誰說不是的？』

『我說不是的，昨夜我爲了母親的病去找了你，我幾乎問遍了部隊裏所有的人，都說你從來也沒有在那住過一夜，也更沒有加什麼夜班！袁倪，你告訴我，你不在家住你都是爲了些什麼事情？』

她很溫柔地說了許久，我却沒有一句話來答覆她；彷彿她已經耐不住我那般

的沉默，她又問：

「袁倪是怕我知道的嗎？」

「我的事情，從來沒有怕過誰！」

「那麼你告訴我！」

我沒有什麼適當的方法，使我們的談話做了結束，我祇有用氣憤的臉色，威脅她，讓她隨着我的沉默而沉默下去。然後她哭着，悄悄地向自己說：

「哼，袁倪有了外事。」

「我做了妓女！」

「如果，你真是做了妓女，那你不對！」

她並沒有生氣，也沒暴躁，祇是表示要我尊重些她的意見。可是我看事情，已經破碎下去，我便任它再多些破碎：

「離婚好啦！」

『離婚？爲什麼你總要說離婚？』

『不爲什麼，就要離婚！』

『那你不如說要我自殺，你不知道我有孕了嗎？』

我記得她從前向我說過一次，我並沒有注意。這次我看她的肚子確是有些大了——大腿與胸脯間，好像由直線變成了弧線。

她獨自地默語着彷彿是在說：

『你不愛我，還不愛你的胎兒嗎？』

我總是堅持着兩個字——離婚，我這可以給她做了一切的答覆。

不過，此後我不在家裏留宿，她不再問我過夜的地方，她也並沒有把這種事情轉告了母親，好像她自己該忍受着更大的悲哀，不累在她以外的任何人。並且待我，仍是如從前一樣，沒有引起她一絲的反感。好像她要做一個最忠實的宗教家，用宗教的慈愛感化我，相信我總有一天在她面前做祈禱式的懺悔，要求她寬恕我的罪

惡。

有時候，她看我歡快，她便隨着我的歡快地問着我。

『你有什麼祕密？』

或是：

『告訴我吧，你的祕密！』

如果我因此轉變了臉色，她便急快地收回了她的問話；所以我們感情的線段，是完全由她一人纏繫着，不使它中斷分成兩段。

都是因為事情太多，幾天沒有見着青子了——也許因此更想念着小青。

在我窗前集攏着的孩子，一天一天地玩着，他們永遠不厭煩雪人的工作，我幾次地都在檢視着他們的臉面，却沒有一次見過小青。

我的意思是要叫小青找來她的母親。我不願意常常跑到青子的友人家去找她；並且有時候，她也不在家。

着她！

那天，在下午，我從隊部回來，在孩子羣裏，我發現了小青。我從很遠的地方就叫

『小青，小青！』

她却躲避我，好像躲避童話中最可怕的怪物。

我看她垂下頭，走向她去了；用手托高了她的下顎。她推着我，拒絕我的手觸動她。

『你不喜歡我嗎？』我問她。

她怕我不敢正視我，我又問她：

『你怎麼不找我玩呢？』

『媽媽，不許我找你。』

『爲什麼？』

『她說你是白眼狼，』

小青的話，不使我有一絲的猜疑，因為她有着人類最珍貴的眞純。我仍在問她：

『你怕我嗎？』

『怕！』

『那麼你怎麼敢在我的窗前玩呢？』

『你不在家。』

『媽媽不管你嗎？』

『媽媽也不在家。』

『噢，沒人管你了。』

『不，還有爸爸呢！』

她的小手爲我指着她住的那頁窗子，彷彿說她的父親就在裏邊，正是這時候，窗子開了，從窗裏探出一個男人的頭來，是年青的人，留着長髮，下顎邊垂着一條淡色的領帶。不認識他的人，也可以知道他不是商人。並且以我偵探的經驗，很難誤認

了人。他探視着我，向小青搖着手。

於是小青像一隻脫籠的小鳥飛向他去了，並且不住地喊叫着：

『爸爸，爸爸！』

不知爲什麼小青的喊聲，透入我的耳孔，比刺入一把尖刀還痛，使我氣憤了那麼久。進屋的時候，甚至，我的動作也失了常態——把一個墨水瓶誤做了茶杯，澆了茶水。

在窗邊，我看見了青子回來，又看見被小青稱做父親的那個男子走去了；他去後，我從他整幅的身影上記起了，他就是他就是第十六戶所有的人中。我最熟識的一人。

我張大了嘴，伸開了兩膊，讓胸間的悶氣盡量地吐出幾口；然後，離去了自己的房間。

在青子的門前，我輕輕地敲响着，在我聽見她的回聲以後，才走進去。也是同我

住的一樣的房間，有着很完全的設備，在床邊的小桌上，還有兩盆結着花苞的鮮花。不過，一切東西都沒有經過整理，也沒有放在適當的位置——比方，兩條被子都沒疊好，散在床上，有一條的被角，已經觸到地上；牆角邊，堆集着麻繩，小碗，和一些被撕了細碎的紙屑。這種雜亂安置的習慣，有如下等旅店的景象。

青子向我站着，小青從我們身邊繞着圈子。我不看着青子，諷刺她說：

「聰明的青子，我更認識了你！」

她把小青推開去，高揚着頭，抖着嘴唇，彷彿容忍不了我那樣的諷刺，她說：

「你不要說這些話吧！」

「我爲什麼要說這些話，你也許明白吧？」

「我有我的苦衷，請你原諒我！」

「事情永遠都可以原諒的嗎？」

我握起結實的拳頭，擊响桌面。她立刻制止着我說：

「你要担心我的小英！」

「誰？小英？」

小青給我指着牀上的一邊，從被邊露出小小的臉面，半合攏着眼睛，慘白的臉色。

「小英，我的弟弟！」小青告訴我。

小英像才生下不滿幾個月的孩子，我為什麼從他的臉上也感到了憎惡呢？故意又把桌面擊了兩拳。

青子跳着，敲打着自己的胸脯向我說：

「袁倪，你安靜些吧。」

「怎麼？」

「小英病了，病的很沉重呢！」

「死了與我有什麼關係！」

『你不該這樣，即使你仇恨我，你也不應當在孩子身上尋找報復！』

『我才知道你這樣愛護你的孩子！』

『誰家母親不愛她的孩子呢？』

我似乎是在再沒有什麼適當的話，說給青子。因為她已經不肯容忍我，好像她任肯使我們的愛情決裂，她也並沒有一絲的留戀，同時我也希望我自己用些嚴厲的表示，換取些她無情的言語，使我更憤懣些，使我忘去想念她的好心，讓我們幾年來，一絲一絲積蓄起來的愛情，在這次做最後的結束而且有着比我們愛情的痛苦更大的痛苦——征服者的刺刀，彈粒，天天準備着屠殺我們，我哪有更多的力量被纏絆在愛情的痛苦中？

青子在床邊拍着小英的胸脯，用着一種最流行的調子哼着催眠歌；每句的尾音，都很冗長，而且低沉會使一個人從興奮中疲倦下來，攏合了眼睛，漸漸地走向睡境去。可是等了許久，小英還沒有睡去。因為我已經沒有更多的耐性等待，便用嚴肅

的神氣扯了一下青子的衣袖；她給我的表示却是任何事情也要在小英睡去以後。
——母子的感情也許超過了一羽。

『我現在有話說。』

我逼迫她立刻從小英身旁移開，激動了她的反感，終於氣憤了，她說：

『你如果這樣不講理，我沒有一句話向你說，現在我就要走了！』

『走太慢，你跑吧！你也許還記得我從前用匣槍打飛雀吧！』

我從大衣裏抽出匣槍。於是她更暴力地向我，我的匣槍，伸近頭來：

『給你打，給你打，你不打死我，我不答應你！』

可是我却把匣槍從她頭邊移開些，躲避着她，垂向地下去，我告訴她：

『我要去了，等些時間再來！』

『你要知道一個獨身女人的住所，沒有經過允許，男人是不可以隨便來的！』
她說着，她的身體都氣抖了。

小英在座上哭叫着，悲慘充塞了這房間，

我說：

『好吧，我永遠不來！』

可是小青，還扯住我的衣襟，不喜歡我離她。在我拖開我的衣襟的時候，小青被我拖倒了。

在同一天黃昏，被小青稱做父親的那個男人，手提着一個小皮包回來了，又走出了。雖然他不像一個旅途上的旅人，但是青子攜着小青却充飽了別離的神情，在他身後送行着，給他打掃着肩上的塵灰，給他皮帽垂下的帽繩，打了結——好像怕冷風吹凍了他的下顎與臉頰，並且在默默地低語着——彷彿囑咐着旅人，爲旅人祝福着平安。這種別離，絕不同平常的分散，使雙方都懷着戀別的心緒。

天黑以後，我在青子窗前，徘徊了幾周，終於沒有走進去。因爲我看見她的窗幔上集攏着一些錯亂的頭影——側面的嘴唇，不住地動着，不過說的話，我沒聽見一

句。

自與青子會見以後，我便被她丟在一隻小船上，在夢想中，在茫茫的海洋中，她握着舵，使我失去了自主的去向，現在，舵——不知是她交還了我，或是我從她手中奪來了，總之是被握在我手裏了，我要駛向我自主的去向。

我決定辭去自己的職業——不是從軍，便是逃亡。

母親病着，荅子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着。我並不担心母親，因為她要求我與荅子結婚，而且不許與荅子離婚，我已經給她滿意了。在我心裏，對她沒有一絲的遺憾。荅子呢，她有她的職業，她可以維持她的生活，並且她有豪富的家庭。雖然她深深地愛着我，但是，我對她總是路上相識的路人一樣，就是有時我撫慰她，或是留戀她，也是被她感動了而可憐了她——僅是短短的一刻。如果，我們別後，我丟棄了她，我也很安心，因為傷害她的人，不是我而是她自己——她始終不同意我離婚的意見。如

果讓我們的別期延遲在她生產以後，我也許因為新生的嬰孩激動了感情，留住了，那麼我將永遠做了她的丈夫，永遠在失去的土地上做著奴隸，任人鞭打，屠殺，直到死後，才有終止，而且給自己的子女也造定奴隸的命運，就是我仍有離去的決心，那在我的感情上，將受了更大的打擊，更苦的連累。

我在家連續住了兩天，日夜都被那種錯亂的心緒紛擾着。雖然有荅子安慰，但是她的話已經很難打動我的心。我在家多住幾夜的原因，是要她給我理好我所帶去的東西，因此她近兩天在上班工作的時間以外，也沒有一刻休息的工夫，為我洗着襯衣，縫了兩條棉絨短褲。她說：

「路上風冷，我怕你肚痛！」

在床邊堆積着的一些東西，都是經過了她的手，費去了她長久的時間。

「你想想，還有什麼東西沒有？」

荅子停止了她的工作，笑着問我，我檢視了一下，所要準備的東西，彷彿已經齊

全了。我說

「你再替我想想吧！」

她在地上踱着，拖着很慢的步子，一面沉思着，一面隨手拾着東西，有的丟開了，有的又堆在床邊。她的臉色隨着天色暗淡漸漸地充飽了憂鬱，天已經完全黑了。她從床下拖出我的小皮包的時候，特意地開了燈，燈亮了，她憂鬱地揭開了小皮包，她問我：

「你看看，你要帶去不？」

「什麼？」

「你的寶貝！」

是青子的小照片，在她的手中舉着給我看。我說：

「不要了！」

「你應當要！」

她的憂鬱神情中透出了幾分嫉恨，雖然她是強笑着，讓笑遮飾着她的臉面。

『爲什麼我應當要？』

我故意逼問她；她立刻反問說：

『爲什麼你保留幾年你不要了。』

『讓我保留着吧！』

我接過青子的小像片後，她已經抑止不住她那極大的嫉恨；雖然她表示了同意我的話。

我望望青子的小像片和片後的字句，它突然被我撕成了碎片。於是蒼子的嫉恨淡了；可是她表示着好像她自己毀壞了一件珍貴的東西，仍在惋惜着：

『你看看青子的臉破了。』

她一邊說着，一邊從地上拾着被撕開的青子小像片的碎片，在她每次拾起一片的時候，都要檢視一下——是青子的某一部份，是眼睛，或是鼻子。

『你看看她的嘴給你撕了兩半！』

她拾起兩塊碎片，向一處配合着給我看；我奪過來，又拋開了，表示我已經看厭了。她好像替我憂愁了，長嘆了一聲。

不過，在夜裏，她却歡快地睡去了，在睡臉上，還遺留着歡快的笑容。可是！我失眠了。

夜裏的時候，我聽見有人打門，那響亮的聲音，彷彿已經說明了事情的嚴重性。我剛想從床上起來，老廚夫已經比我先出去了，他回來，給我送來一條紙條：

『袁倪，請你立刻來你的住所，我有要事商談。如果你還留戀着我們從前的感情，你當允許我這次的約請。——青子留。』

這簡短的幾句，已經佔用紙條的一面，另一面還寫了幾個大字：

『切勿遲延。』

我去了。可是我去並不是爲了她的約請；而是懷着很大的憤恨要趁着這次機

會尋找報復。

路上很黑，而且密佈着日軍的檢查網，甚至每一步我都要受他們一次檢查；幸而我有偵緝隊的記章和證書。不然我也許遭遇了奴隸所要遭遇的侮辱；被解開每個衣扣，在冬夜裏，赤露着前胸，經過長久的搜查和詰問，如果不經意說錯了話，也許被打幾掌，被踢幾腳，也許指定地點被迫着跪下，跪到他們高興的時候。

我沒有先走回我住的房間；我看青子的窗子亮着我便去了，可是她不在家，祇留小英一人在床上，孤零地守着一盞燈光。他的臉色在燈下更加慘白了，而且不住地嘶叫着，不知他是忍受不了疾病的痛苦，還是需要他母親的照看。我担心中，他嘶叫着破了喉嚨，我給他抖動了幾下枕頭，仍是沒有止住他的嘶叫，並且搖起自己的小拳頭，觸着臉頰，這好像是他完結生命前，僅有的一刻的掙扎了。不知爲什麼我被他感動着幾乎流了眼淚——雖然他不是我的兒子。

『睡吧，安靜些吧！』

『睡吧，安靜些吧！』

我給他哼着，希望他能被我的哼聲催眠了。這時候，有一個老太婆抱着小青走過來。她說她是房子主人的僕人，青子出去前囑咐她暫時照顧一下小青和小英，她用盡了所有的方法，也沒能把小英哄睡，又怕惹着小青不安，才抱小青離去房間，然後她又敘述她所知道的小英的病狀。她說：

『先生，你看看他究竟是什麼病？』

我奇怪她，凝視着她。她也在奇怪我，問我：

『先生，你不是醫生嗎？』

我否認了。

她有些不好意思，又向我說：

『小英的媽媽說去找醫生，怎麼醫生沒有來呢？』

『小英的母親還沒回來呢！』

她有些失措了，問我：

「那麼，先生你是誰？」

「我是小英母親的朋友。」

於是她有些悔着自己說太多不必要的話。過了些時，她又向我談起一些更不必要的話：關於我的家庭，我的業務……甚至我是否結婚，有無子女。我很討厭這好說話的老太婆，便回到自己的房間候着青子。

在一點鐘的時間內，我又去找青子兩次，她仍沒有回來。我想她也許又在排演一幕戲劇，讓我擔任了劇中的主角？

因為我有了決心要見她一次，又因為長時間的候等，苦惱着我，我便給附近的一個飯館打了電話，要來兩種菜和半斤白酒——我一口幾乎飲盡了一半。

爐火剛剛被我燃着，屋內仍是侵滿着冷氣。幸而我在飲酒，身體沒有覺到寒冷。不過我的頭，漸漸地有些暈沉了，我身邊的一切景像，好像都旋轉着，甚至我自己也

在旋轉中。

門響了，我以為青子來了；在我面前的人，而是那個老太婆，她抱着小青在默語着：

『小青的記性真好，她還記得先生你住的這個門。』

我問她做什麼來了，她說小青打着她，要她去找母親。我看小青的臉上還有淚水，我便留下小青，要老太婆自己回去了。

『你找媽媽嗎？』

我問小青，她隨着我的問話又要哭了。我立刻制止她說：

『不要哭！不要哭！』

她凝視着我，不說話。

『你看我都不哭。』

『我也不哭！』

我用手指在她的臉上揩下一滴淚給她自己看，我問：

『你才哭了吧？』

『哭啦。』

『不怕羞這麼大的姑娘哭了。』

『媽媽也哭呢！』

『什麼時候？』

『今天她哭了一天！』

我想青子是爲了小英的疾病吧。

屋裏溫暖了，我身上祇留了一件襯衣。菜快盡了，白酒還沒飲完，這時候青子來了。她的眼睛滾轉着，不住地搜索我好像她有許多話，要向我說出。可是我第一句話說的是：

『你要知道一個獨身男子的住所沒有經過允許，女人是不可以隨便來的！』

她哭了，奪去我一杯酒飲了。她說：

『你殺了我吧，不必譴責我！』

我隨便檢了些前次她騙我的事實做證據，我無情地責罵了她，她容忍了，她說：

『你喝醉了。』

『你才喝醉了！』

『你看你自己的臉色吧！』

我對着鏡面，才知道自己的臉色紅了。不過我相信我的神經，還清醒着。

小青睡了，睡在青子的懷裏。青子準備了與我長時間的談話，她把小青移到我的床上去。然後，她抱我，不允許我再飲酒，餘下的酒，完全被她飲盡了。可是她不知道我又偷偷地給飯館打了電話：役者又送來半斤白酒的時候，她要退還，役者說已經熱了，又被我的電話喚醒了。她想了想也祇有留下了。不過她抱在懷裏，不給我飲。我搶奪着，她問我：

「你怎麼這樣愛酒了呢？」

「那你讓我愛什麼？」

於是她把酒分酌着，她一杯，我一杯，一邊飲酒，一邊開始了我們的談話。我問：

「今天你很憂鬱嗎？」

「不，我從不憂鬱。」

「你也看看你自己的臉色吧！」

「我常常這樣。」

「那麼你是常常憂鬱！」

「我有什麼憂鬱呢？」

「你的小英不是病的很危險嗎？」

於是，她特意又跑回家去一次，給小英吃了藥。她自己向燈光自語着：

「一個女人生了孩子，就像犯人被判了徒刑一樣！」

『你不是很愛你的孩子嗎？』

『我生了他，能不愛他嗎？』

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不是諷刺她。她突然又飲盡了一杯酒，諷刺了我：

『哼，男人總不肯原諒女人，而女人永遠原諒男人！』

我不做聲，靜聽着她的話：

『你不知道，我離開你以後，就隨着母親到很遠的鄉下耕地去了。那裏不通信，你想想我怎麼給你寫信呢？半年以後——我就有了丈夫。他叫王長英，那時候，他是中學的學生，他待我很好——』

『所以你忘記了我！』同時我飲盡了一杯酒。

『如果說我承認我忘記了你，那是我欺騙了自己。』

我摔破了一個酒杯，小青醒了一刻，又睡去了。

『你不要生氣！』她繼續說着：『可是我也不能說我不愛王長英，他是義勇軍。』

的重要份子，沒有一天不是冒着死亡的危險這次來到此地，如果不是你收到了那封匿名信，他也早就死了——」

「那麼你感激我嗎？」

「感激你！」

「那爲什麼你欺騙我？」

「你忘記了你自己幹的是什麼職務嗎？我爲了保全他的生命——」

「爲什麼保全他的生命，欺騙我——不相信我！」

第二個酒杯，又從我手中碎了。她咬緊着牙齒，狠狠地說：

「你不要生氣吧，現在他已經死了！」

於是她從衣袋裏掏出一份報紙，指給我看國內版的特號字標題：

謀刺黑省警備司令陰謀暴露，主犯王長英被捕槍決。……

這新聞，我已經在早晨讀過了；不過，我沒有十分注意。這次讀後，却感到些恐怖，

悲憤，同時仍有歡快充塞着我的胸中。我對青子却更諷刺地驕傲地問了：

「現在，你又向我剖白做什麼！」

「現在我需要向你剖白！」

「你忘記了我幹什麼職業嗎？」

她勇敢地挺起肢體，勇敢地問我：

「你身邊有槍嗎？」

「有的。」

「好的！」

她說着，隨着向我挺出了她的胸脯，那做了母親的兩乳，更大地凸出我的面前。

我問她：

「做什麼？」

她默默地指着她的胸脯——指給我了那是要中我的彈粒的地方。我推開她；

她却又靠近我。我故意又問她：

『爲什麼這樣靠近我呢？』

『怕你打不準！』

『你不知道我的槍是指哪打哪嗎？』

『知道，我要爲你更方便些！』

『爲什麼？』

『因爲我們是從前的愛人。』

『那麼，爲什麼你要我打死你？』

『因爲，現在我沒忘記你是幹什麼職務！』她叫起來了：『因爲你要盡你做走

狗的責任』

『如果，我要盡我做走狗的責任，你的死期不是在今天，是在我會見你的那天

——你明白嗎？』

她聽了我的話，安靜了些。

窗外，漸漸地有了雞啼聲，隨着暴風從遠處送來，一聲一聲地可以清晰地聽見。明亮的玻璃裏可以看見一條月痕，在遙遠的空中。

這房間在夜色的園裏，無形中充塞着苦難的象徵，小青孤零地睡在床上，如同一匹死了的小狗，被人丟在荒涼的原野上，沒人看守，也沒人探望；有時候，因為我們高聲的談話，激動她翻轉一下身體，或是任意地換動一下手腕，立刻又安靜下來，恢復了她熟睡的姿態。青子從桌邊移開些，避開我。我叫她，要繼續着我們的談話。她轉向我的時候，她的眼角，流下了兩條小河；突然又垂下頭去，讓淚滴泊泊地落在她的衣襟上，在燈光中，好像落下了晶明的珠粒。我沒有什麼話向她說，祇有讓她默泣着，讓自己在靜默中，望着窗外在月邊的幾粒小星，閃動着惹動着我渺茫的幻想。

門響了，我們都受了一下小小的驚動，那個老太婆又來了，她用驚人的聲說着，喚着青子回去。彷彿要青子去看看小英——母子兩人做最後的一次會面。青子打

了一下桌子，默示着她與小英永別前的決心，拒絕着這一次多餘的探望。我歡慰她，她盡量表露着不滿意的神情向我說：

「這是加害我一樣！」

然後她瘋狂地笑了，笑聲中雜着極大的悲哀。

「我的刑期要滿了！」

小青醒來了，張着小手叫喚她的母親，她好像受驚了，或是在睡中做了惡夢。

青子一面潑泣着，一面哼着催眠歌，小青不睡了，望着她，望着她，給她搖着小手，用哭聲添補她斷續的泣聲中遺下的空隙，彷彿是有節奏的合音，使我從沉默中轉向了興奮。

那個老太婆却更陰沉着臉色，等待青子隨伴她走出我的房間。

爐中的火柴，狂盛地燃燒着，壁爐的小鐵門紅了，有幾粒跳動着火星。我坐的地方，離爐比較遠些，可是，我的臉面感到紅漲了，血流幾乎達到了沸點。青子恰是靠近

爐邊，在她不經意中，她的衣角會觸了爐門，好像她却沒感受爐火的熱力，常常移動椅子，更近些靠近爐邊。我要她離遠些，那個老太婆高興了——誤認我催促青子走去。

『你自己先去吧！』

青子說了，那個老太婆失意地去了；臨去的時候，她默語着小英的苦命，咒罵着青子——好像青子遺下了最大的罪惡，任誰也不可寬恕的。

不知青子怎樣地把小青哄睡了，不過她沒有離開小青，担心着她離後小青會立刻醒來。

我勸慰她止住泣聲，應當想到自己的生活，怎樣預計，雖然她不是一個孤獨者，但是也許比一個孤獨者更加痛苦，因為她有小青小英也許更累了她。我說：

『不管什麼事情，我都情願幫助你！』

『是誠意嗎？』

「可以做我的誓言！」

「不是被什麼慾望引誘的嗎？」

「不是的，決不是的！」

這句話我欺騙了青子，也欺騙了自己。我不是期圖佔有着青子嗎？這不是青子所說的慾望嗎？

可是她聽了我的這句話，却突然跳到我的身旁，用兩手接成了圈套，裹住了我的頸頸，問我：

「你肯原諒我的以往嗎？」

我用神情默示着，我接受了她的話。她又說：

「如果你允許我，此後，我便屬於你了！」

於是，我更堅決地重說一次我已經說了的話：

「不管什麼事情，我都情願幫助你！」

於是她給我送來了許多東西：花綢的棉袍，中國式的大氅，紳士慣穿的棉鞋，另外還有黑色的眼鏡。我全數收留了，因為她很迫忙，沒有時間容許我問她：

『這是什麼用意？』

『這是什麼用意？』

我猜想青子送來那些東西，是王長英生前所有的，青子担心他的東西會引起被偵查的線索，特意讓我保留着嗎？我檢視了那每件東西，有寬大的，有狹小的，都是新的材料，好像沒有被人穿過一次；所以我否認了自己的猜想。是青子贈送我的嗎？可是青子熟知我的習慣，不愛穿中國式的衣服，她怎麼會故意使我厭煩呢？既是做爲給我的贈品，也要先取我的同意，所以我又否認了自己的猜想。

我爲了要知道我所猜想不出的原因和探望小英的病狀，去找了青子。可是她不在家，仍是那個老太婆看守着小青與小英。我問過青子回來的時間，她沒有確定

的答覆我。然後我不便問她什麼，我怕惹起她不斷的談話纏絆了我，不過我停留着，注視着小英。從他的臉色上看來，我絕不相信那個老太婆所形容的那般危險，就是他必定死，他的死期，也要在遙遠的時日裏。我敢這樣確定的緣故，是因為他的身體都在溫暖着。他的呼吸，有着勻稱的節奏，我的手指可以引着他的眼睛緩慢地轉動着；所以我想着。

「小英有復活的希望。」

然後，我把小青抱起來了，吻了她的臉頰，她也許認做我比那個老太婆是她更近的親人親熱地握住我的手，這像永遠不讓我從她身邊離去。

「你不走吧！」

她更緊些握住我的手，不許我從懷抱中放下她，使我不得不裝做着童話中的人物，給她講了一個童話中的故事。結果，我把她放在地下，我却失敗了，她張着兩手，跳着腳，要我給她找來她的母親。

我哄着她，我說：

「你聽一個沒有母親的人——」

「母親？」

這兩個字在她起了疑問，我立刻又重說：

「你聽，一個沒有媽媽的人，很好，很好，可以自由，可以隨便玩玩，不是嗎？」

「不，我怕他！」

她指着小英。我說：

「你不要怕他，他是你的小弟弟。」

「不，我怕他！」

「你怕他什麼呢？」

「怕他哭！」

「不怕，他哭的時候，你告訴我！」

我不知道爲什麼這句話在童心中發生了這樣大的效果，她允許我走了。我臨走的時候，又加重我的聲音，向她又重說一次：

「不怕，他哭的時候，你告訴我！」

「記住了！」

這是她在自信力中說出的。

在我回來不久，小青便跑來了。她比劃着，述說着小英的哭態，我用種種的方法，讓她先去，她跳着，在我面前哭了。我爲了她止住哭聲，祇有陪她去一次。然而我見了小英的時候，他不哭了；我指給小青說：

「你看看，哭嗎？」

她默然了，那個老太婆却替她承認小英哭過了；因爲才是小英吃藥的時間，老太婆給他吃過藥了，叫了幾聲。

我相信小英如果不遭受意外的騷動和逼迫，他會那般安靜地昏睡着；因爲他

那沉重的疾病，已經使他沒有餘力放出哭聲，所以我囑咐那個老太婆慎重地看守着小英，不要使任何的聲響驚動了他。

『不怕，他哭的時候，你告訴我？』

我向小青說了，去了。

因為整夜失去了睡眠，時間又是午後了，我也沒有過一刻的休息，身體感到了極度的疲倦好像我會被人僱去，做了一天勞苦的短工。

有多少問題擺在我的面前，需要我解決，比如怎樣與青子結合，又怎樣與荅子離婚……可是我更需要休息。

我剛剛在床上躺下，然而小青又跑來了。她見了我，還沒有說話，便哭了。不知她受了怎樣的驚嚇，使她的面部潛伏着極大的恐怖。我用各樣的聲調——像母親責問着兒子，像法官審問着犯人，像長官出發着命令，像乞丐向人乞討……探詢着她。

她幾次地張開嘴，要有話向我說；可是她的喉嚨被哭聲堵塞着，她所有的話完全被堵塞了。

這些時候。雖然，她並沒止住哭泣；但是她已經哭盡了力量，哭盡了淚水，祇讓抽動着胸脯，顫抖着肢體，我把她抱入懷裏，仍在探詢她，她祇是用手指引着我的眼睛，指着窗外，好像她哭的原因，都在她所指的地方。

「你去——」

她扯着我的衣領，要扯着我。我站起了，可是我沒有放開步子，我說：

「你告訴我，做什麼去？」

她抖着，又落下一滴淚水，她說：

「小英哭了——」

「他吃藥啦吧？」

「沒！他挨打了！」

『是那個老太婆打了她嗎？』

『不，媽媽！』

『媽媽？媽媽回來啦嗎？』

『回來啦——』

我固然相信童年真純的心，真純的話，可是小青這次却動搖了我這種信念。因為我知道任誰的母親，絕不會在她兒子的病中，施用暴力；更是青子，她會在我面前那樣愛護着小英，並且，曾在深夜中爲小英約請醫生，購買藥品，所以我向小青說：

『你撒謊啦！』

我的話，彷彿冤屈了她，在她童年的臉色上也透出了嚴肅的神情，向我分辯着：

『誰？誰撒謊啦？』

『你，我說的就是你！』

她打了我，我怕再惹起她的哭聲，做裝着我有了過失，而且誤說了她，——使她

快些走開，我要繼續休息。

結果，還是我陪伴她，走回她家去。我從窗外使聽見了小英暴叫的聲音，我進屋後，他的聲音震抖了我的耳孔。屋裏祇有青子一人，我祇看見了她的背影兩手握著兩條繩頭，盡力地向外扯張著，好像她打了繩結，担心著繩結不太結實，要在最後，做一次緊縮。我喚了她，她沒有轉向我，祇顧着自己的工作。我走到她面前的時候，她的眼睛正在仰望著棚頂的一角，並沒有因為我而且有一絲的轉移。而且咬緊着牙齒，完全是一個瘋人的表情。我祇顧注視着她，喚着她的名字，沒有被其他任何東西引動我一下。我拍着她的肩，她不動，似乎是失去了感覺；然後我沿着她握着的繩子望過去，我驚了——那條繩子繞着兩圈，勒住了小英的頸頸。

這時候，小英好像在凝視着他母親的髮絲，四肢安然地放在固定的位置上，呼吸漸漸地縮短了，低微了。這時候，已經沒有時間容我探詢明白我所有的疑問，突然從青子手中奪下了繩子。青子叫了一聲，隨着我的手倒了。我又從小英的頸頸上解

下全部的繩子，讓他的皮肉間，空空留下兩條深陷的繩痕，我看他不平地搖動了一下手。然而，我已經沒有任何的方法挽救他的希望，祇有看他安靜地合攏了眼睛，結束了他那短短的一生。

小青任着稚氣，支配着她，在小英的身邊繞轉着，探視着。我推着她，是要她離開小英這些，因為我不願意使她在童年的記憶中，留下了死的印象，她却推着我，她說：『你去吧！』

我停着。於是她又指着小英向我說：

『他不哭了！』

『他永遠不哭了！』

她沒有明白我的話，她說：

『他睡了！』

我默認着她的話，她又說：

「媽媽，也睡了！」

青子彷彿是睡了，不動地躺在小英的身旁。不過她的胸脯，不住地被呼吸激動着。我用了極大的聲音，才喚醒她。我用兩手支撐着她的身體，讓她坐起來。她好像沒有睡醒，仍在疲倦，仍要繼續她的睡眠。

「青子，你告訴我，你瘋了嗎？」我問。

她却狂笑了，那種笑臉使我感到的恐怖。然後她拍打着手掌，叫着：

「我的刑期滿了！」

我搖擺着她的身體，是要她更清醒些聽我的話。

「你自由了嗎？」

「自由了！至少有了男人同樣的自由！」

「可是，青子，你忘記罪惡！」

「罪惡——誰的罪惡？」

「你的！」

於是她張大眼睛，似狼一樣無情，撲着我，好像立刻吞食了我，她問：

「誰的？」

「不是你的嗎？」

她在我的左頰上狠狠地擊了一掌——代替給我的回答。我爲了她變態的心境，同時我也不敢再問她殺小英的主因，雖然她又向我狂笑了——的確是快樂了嗎？即使快樂，在反面，也正有着她更大的悲哀——因此引起她自殺的動機，或是意外的悲慘的想念。

我因爲在這時候另有約會，要青子休息一下，等我些時候。然後，我又把小青叫到門外，我囑咐她，要她注意她母親的動作。同時我更担心着青子任着變態的心境，怕給小青也闢了一條同小英一樣的去路——我說：

「你的媽媽，打你的時候，你就找我來。」

『媽媽關了門，扯住我，打我，怎樣找你呢？』

『那你就大聲叫我！』

『叫你什麼？』

『袁先生。』

『你再教我一次。』

『袁先生，袁先生。』

『袁先生……』

她彷彿担心自己記不住，特意在我面前讀了幾次；並且要我聽着她是否說錯了字音。

在屋裏，我一方面等候着約定的友人，一方面我的心，不安地惶跳着，想着青子爲什麼失去了她的熱情，更失去了她那純潔的靈魂？所餘的祇是勇敢，聰明，又加多

了暴徒一樣的殘酷。也許因為她遭遇不幸，改變了她嗎？

在我與友人約定的時間前，我聽見小青叫起來：

「袁先生，袁先生！」

確是又發生了什麼不幸呢？這時候，我所想像的，記憶的影子，完全消散了。在我全部知覺中，祇能感到小青的呼聲。

「袁先生，袁先生！」

也許我經過了一刻的清醒呢？才辨出小青的呼聲是在我的窗外，在院場中。我跑出門去的時候，更知道是隣家的孩子，舉起拳頭，隔斷着她的去路。

「做什麼？」我問她。

她沒說話，祇是用手喚着我。我又問：

「媽媽做什麼？」

「躺着呢！」

「打你啦嗎？」

「沒有。」

「那你叫——袁先生，袁先生做什麼？」

她指着隣家的孩子，意思是說她也有着苦衷。然後我說：

「你要上哪去呢？」

「找你！」

「找我做什麼？」

「媽媽找你！」

我去了。

青子屋裏的全部東西，好像都經過她翻動了，亂了，不過，在牆角邊放着兩個整齊的皮包和一個小手藍，好像爲一個旅人所準備的。

青子從床上下來了，她盡量地鎮定着自己的精神，勉強恢復了她的常態。她合

攏着眼睛，深深地吻了小英的臉頰？然後，她用被子裹起他，裹成了一個長的包裹。並且在床上換了一條白色的被單，給小英做了墓地。

「你忘記沒有你的誓言？」

她突然地問了我，使我感到幾分的迷茫，我問：

「你還是什麼意思呢？」

「我問你——你忘記沒有你的誓言？」

「我不會忘記，青子，我永遠不會忘記！」

「你再重說一次給我聽。」

她好像在考試一個投考的小學生，我也祇有以小學生的身份回答她說：

「不管什麼事情，我都情願幫助你！」

她把頭轉了另一方向，嘴角故意向上抽動一下，有些責怨地說：

「哼，你的誓言，說過了幾天？你記得嗎？」

『記得，是在昨夜！』

『是的，昨夜。在明天，你也許失去你的誓言吧？』

『爲什麼你要這樣說呢？青子。』

『因爲我纔聽你的話，已經有些不堅決了！不是的嗎？也許你自己聽不出來

吧？』

於是我用嚴肅而堅決的聲調說：

『不管什麼事情，我都情願幫助你！』

『你聽我的話嗎？』

『聽的！』

『那麼，今晚你隨我上火車吧！』

這突來的話，使我更加有些迷茫了。我抑止着自己不安的情緒，安靜地問她：

『去什麼地方？』

『黑龍江。』

『在黑龍江什麼地方？』

『自然有地方！』

『我不可以知道是什麼地方嗎？』

『買票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了。』

我沒有追問她，更沒有探詢她究竟是什麼原因。現在我祇有聽她的話，任她怎樣支配我。如果她是神經失常，也不妨讓她施展一下她所有的想念，也許會因此漸漸地恢復了常態；不然，我逆着她的想念，我也許會使她變做瘋人。如果她確是有理性的動機，我爲了她，自己要忍受着一切的苦衷——因爲她是我的愛人。

我們約定了登車的時間之後，我走了。

我向房子的主人辭退了我住的房間，把我的東西，又送回家去。

在馬車上，我怕遲誤登車的時間，要車夫鞭打着馬。但是到家的時候，我把送回

的東西，交給了老廚夫，我却悄悄地留在客廳裏。因為我聽見了老廚夫告訴我母親獨自看戲去了；又聽見了荅子在母親的屋裏，哭泣着，低語着，那哭聲和語聲合伴着，恰是哀禱中的調子。我用眼色告訴了老廚夫放輕腳步，不讓他騷亂了一絲的安靜。我悄悄地移近母親的門旁，從鎖孔中投入了視線。我祇看見她的一半臉面，她的不完整的胸脯；此外，被鎖孔的周邊，完全隔斷了。她沒有一些的轉動，停在窗邊，仰着臉，好像在癡望着誰家的房脊，緊皺着眉，閉緊着嘴唇，連續的淚水，已經濕透了她的胸前的一塊小小的衣布，她那愁苦的神情，會把一個快樂的人引入悲哀的深淵；所以我也不敢直視她，終於讓耳朵代替了眼睛佔有的位置。我安靜着，靜聽着她的話聲：

『……我的話，可以向誰說？祇有袁倪，他又是那樣地好鬧脾氣，我從來所不能忍受的，在他面前我都忍受了。可是，他總不原諒我。真痛苦呢！哼，爲什麼我祇是愛她，別人都是我所不愛的呢？他不也是人類中的一個人嗎？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爲什麼。不管他怎樣待我，我都不肯離開他。不怪朋友說：你要永遠愛他一個人了！是的，

我要永遠愛他一個人了。我想信我的熱誠會征服他——他會有一天悔恨他自己。不過，他要走了，祝福他平安——平安地去，平安地回來。即使我們別後的會期，是在老年，我也要爲他等到老年……」

時間不容我再多遲延一刻，我便推開母親的門走進了。她受了一下驚動，然後，他撲住我，笑了。我要她爲我整理好了的東西，拿給我。她惶了，好像沒有她停腳的地方，不住地踱起來。我催促她，她才把我要的東西拿給我，問我：

「你要走了嗎？」

「是的。」

「今晚嗎？」

「是的。」

「你沒有告訴母親呢！」

「你替我告訴吧！」

「我怎樣告訴呢……說你從軍去嗎？」

「是的。你再告訴她放心好了！」

「你也放心吧，我會很好地待她，也許比待你更好！」

然後我又說許多話安慰着她，她吻了我，她說：

「你去吧，因為你是從軍去的，你是爲祖國去的，這種離別，我很坦然，你不信嗎？你還看不出來我的臉色嗎？真的，我很坦然，你去吧，祇要你去後不忘記我！」

「是的，我永遠不忘記你！」

她從衣袋裏掏出一束鈔票，強迫我的手握住。我看她那更加凸出的大肚子，預想她不久將有一次災難到臨。我不忍接受她贈送的鈔票。於是我又伸出手，伸入她的衣袋裏，她激憤地推脫我的手，突然她衣袋的一邊，被撕開了一條長長的裂縫。我也許是怕這種無意的糾纏吧？把鈔票放入自己的衣袋裏。

最後她問了我登車的時間，她另換了一件不常穿的新鮮的衣服，臉上塗了些

胭脂，她要爲我送行。這時候，我也有些惶了。不得不勸阻她的好意。但是她仍堅持着自己的主張！

『我一定要去送你，我才安心！』

然而終於被我阻止了。

我在匆忙中，在友人的家里，解決兩件必要解決的事情——寫了兩封信：一信給偵緝隊總隊長，請了短期假日，一信給荅子，說明我必定離婚的意見。

在車站的時候，我把兩封信投入了信筒。

終年沒有休息的車站，終年在騷擾中，孩子的哭聲，車夫的叫喊，小販的賣聲，甚至奔走中的腳步聲……天天是一樣，天天沒有停過一刻。尤其是這裏的車站，集中着哈滿，哈綏，哈長三條支線的路軌，也許更加疲倦了，車頭的笛聲，已經使人聽厭了，鐵軌沒有一時不是在鐵輪的輪轉下，發出着更厭人的聲響。候車室內，除去頭等，二等還可經常保持着潔淨外，三等，四等已經失去了清爽的空間，烟氣飛騰着，烟尾巴

積留着，散在地上。任着車站的役者，怎樣地尊重着自己的責任，也許祇是在清早，有過一刻的潔淨。然而自從日軍侵入我們的土地以後，貧苦的難民，都在這意外的動亂中逃難着，整天擁塞着候車室，爭購車票，整天有許多人們，沒有購得車票，在候車室留宿——一方面因為要在第二次早些擠近賣票的門旁，先買車票，一方面也因爲自己沒有在旅店的宿資；所以每個角落都做了他們的宿地，人與人交雜着，蹲縮着，蜷曲着，有的已經失去了人形。青子就是領着小青在他們那些人叢間踱着，沉思着。

雖然離賣票的時間還有好久，但是在三等賣票處前，已經擁滿了買票的人們，被維持秩序的路警排成很長一列，彷彿是一條被絞成的鋼繩，沒有一絲的餘處，讓後來者擠入，祇有在尾巴的地方繼續地排列起來。然而我與青子都散在那排列的外面，——因為我們知道所有的票數，最多不過是那排列中的人數的半數。

『明天早些來吧，你的意思呢？』

我問青子，她想了想，堅決地說：

『一定要今天走！』

於是，我們便發生了困難的問題，而且我們誰也沒有解決的力量，除非與售票員有特殊的關係，才有辦法。然而我們與車站的任何路員，也沒有一人是我們的相識者；所以我仍是商議她說：

『明天吧！』

她更堅決些地回答我說：

『今天，今天！』

我看她那堅決的神情，是有重大的事件迫着她；我却不知道那事件的內容。

『坐二等車吧？』

我知道二等車的乘客，是比較少些，也許容易買着車票，她却說：

『那太費錢了！』

「青子，你告訴我，我們究竟要去什麼地方」

「昂昂溪。」

從這里到昂昂溪的一段旅途，所需的時間與旅費，我很熟知；所以我說：

「還是坐二等車吧！」

「錢不夠，而且我們也不是什麼貴族！」

「青子，少說些吧；我有錢呢。」

她終於不肯接受我的意見。突然我記起了一個很好的辦法——我從前爲了偵緝犯人在必要的時候，常常隨着犯人走出很遠的旅途。於是，我給一個路警的警官，掏出了我的偵緝隊的記章和證書，意思是說我不是平常的旅人，而是有公事的責任者，應當享受鐵路優待的權利。並且偵緝隊的人員，不知爲什麼常常被人卑視，被人厭煩，甚至被人遺棄，不願意相識，也不願意發生平常的友情，好像是垃圾箱裏的垃圾物，早已被人丟棄——所以那個警官平談地給我介紹一個路警，買了兩頁

昂昂溪三等車票。

一條長列的車輛，在夜色中，已經燃起了燈火。乘客的影子，錯亂地堵塞着車門。我與青子，小青，在那樣擁擠中，擠入車裏，幸而我們還佔有了兩個坐位，小青留在青子的懷中。

乘客的喊叫與緊張的情緒，每個人都像在逃避死亡的境地。祇有我與青子安靜着，默默地相望着，沒有說一句話。小青呢，依着車窗，用手指融化着車窗的霜花，描繪不成形象的景物，誘着我們注意地鑑賞。

站台的鈴聲響了，在說明已經是開車的時間了。然而，因為日本憲兵檢查旅客沒有終了，又強迫着站長延長了時間。

乘客在沒被檢查前，都驚惶了，彷彿在等待着一大到臨的大難。有的母親怕聽自己孩子的哭聲，怕惹起了憲兵的憤怒，特意用手帕給孩子堵塞了嘴。同時，我也不安了，並不是担心着自己，而是怕青子因為王長英的案件受了連累。可是青子却鎮

靜着，沒有一絲的驚色。不過我爲了她的安全，要她與我移換座位——因爲我的座位在車角邊，燈色模糊着，不容易使人分辨臉色，她却拒絕了，而且在斥責我：

『我沒有遇像你這樣胆小的人！』

這種口氣，是卑視我，高傲着她自己，表示着一個勇敢者所應有的勇敢。

『人家如果問我們是什麼關係呢？』我又低聲地問她。

她思索着——好像我問的話在她也認爲是有着相當的理由。

日本憲兵，已經走入我們坐的車內，開始搜索着乘客的行囊和每個衣袋，詰問着每人的職業，去處和一些不必要的話；漸漸地近了我們。我爲着青子的鎮靜，却使自己更加不安了，急促地問她：

『兄妹？』

她注視一下小青，然後說：

『不，夫婦！』

「我們做什麼去呢？」

「我回娘家。」

「我呢？」

她把手摔在自己的腿上，默示着我最後問她的話，沒有一絲的必要性。不過我仍追問她：

「你叫我說什麼呢？」

「你就說——你送我去！這不是很自然的嗎？」

檢查剛剛臨着我們的時候，所有的憲兵，已經被她們的長官命令下車了；然後車輪便開始了轉動。

車上的乘客，都自動地揭開了車窗，集攏在窗邊，不怕冷風吹打，探出頭去，彷彿在留戀着自己的故鄉和送別的親友，有的默然地流了眼淚；有的，瘋狂地搖着手。青子抱着小青在呆呆地沉思着什麼。因為窗邊沒有給我留下一條縫隙，讓我投出視

練；我便離開自己的座位，走向車門去了。雖然，我知道站台上所有的人，沒有一個是爲送我來的；但是我要看看燈下的人影，房屋，日軍刺刀反映着的光亮和天上的星，孤零的月，飛向遠方去了的白雪，並且我要嘗嘗夜風是怎樣的寒冷，送別的哭聲是怎樣的響亮，日軍怎樣地唱着勝利的歌，怎樣虐待着被他們征服了的奴隸……我要集中這一切在我的記憶中，構成一幅永遠不滅的畫圖。誰會想到呢？——我的眼睛突然觸着一個人的臉面：披着長髮，流着眼淚，拖着臨產前的大肚子，沿着站台的邊緣，追逐火車，一邊檢視着每個乘客的面影，一邊在狂叫着：

「袁倪，我有話說……袁倪……」

這是蒼子，是我已婚的女人，我看清她，她却沒認出我來，因爲她在明亮的燈下，我却在車門裏邊，一層模糊的夜色圍裹我了。

車遠了，也留她在遠處，放着緩慢的步子，擊打着自己的胸脯，彷彿在咒罵着這萬惡的黑暗的夜色。

昂昂溪距離齊齊哈爾，中間還有一段旅途，鋪了輕便的鐵軌，通過着小型的火車——好像普通的電車一樣，狹小的車輪，狹小的門窗，最狹小的是乘客的坐位，在車壁的四邊，繞着一周木板，使乘客在擁擠中祇坐下一半臀部，上邊有幾處懸起着木條，讓乘客安放東西的地方，僅有的兩盞小煤油燈，暗淡的燈光，彷彿是在遙遠天邊的兩粒星星，彷彿是廟宇所有的陰森，使人在神祕與恐怖的色彩中，記起着，羨慕着明亮的火把，僅有的小火爐，任是怎樣地加多着煤塊，怎樣地燃紅着鐵爐，也抵不住從車縫間衝入的冷風；所以小青藏在她母親的大衣裏不敢揚起頭來，我的兩腳已經凍僵了，失了知覺，好像不是屬於我的肢體，已經從我膝骨下離去，甚至我全部的血流，已經凝結了冰流，祇是冰冷，癢痛，這般的痛苦，在冰冷的土地上還是我第一次嘗試，使我不能不承認我所在的地方是寒帶——假如是北冰洋，我想也不過如此的寒冷，這次使我不敢否認寒冷的暴力，和凍掉了耳朵，胳膊，凍死了行人的消息。

列車進行的速度，已經足夠遲緩——像我童年坐在牛車裏一樣；然而漸漸地更加遲緩下來，終於停住了車輪，氣笛不住地鳴叫起來，那細微的聲音，如同有兒童在野地上遊戲着，吹着小的鐵笛。每個車門開了，然後乘客才知道路軌上被暴風捲來的積雪阻隔了，積成了一條白色的雪嶺，幾乎高過了車頭的高度。

有一個提着燈的人來了，他穿着破舊的衣服，長長的毡靴，如同岔道夫一樣，祇有從他紅紅黑色的制帽上的一條金線，可以被認出他是這列車的車隊長。他要求乘客，集中些人力，援助車頭；推送車輛，衝過那處難關；不然使用任何的方法，都要遲誤更多的時間。有許多乘客抱怨着，反對他的主張。雖然也有許多乘客同意他的主張，但是，仍都留在車內觀望着別人。這時候，青子把小青從懷裏推開，自己跳起來！『我同意車隊長的主張！還有誰同意？隨我來！』

她並沒向我商議，便獨自跳下車去。小青在陰森的燈色中孤獨地，驚恐了，哭了。一般男人卑視女人的心理，竟被她動搖了，感動了，隨她取了一致的行動；所以

不久列車又繼續着未盡的旅途駛行了。在她剛剛走上車的時候，她吸取着所有乘客的視線，彷彿她整幅的身影，沒有一處不在隱藏着誘惑性，被人做了談話中的資料。而且有兩個年青的姑娘，爲了靠近她，特意與另外兩個乘客掉換了坐位，一方面是拜訪她，一方面也好像藉着她的光榮，向人呈着驕傲。

青子很冷待她們，在她們問話之外，不願意多說一句話。不過她們兩人祇有一人好守着沉默，另外一人却是那樣多嘴的姑娘，她讚揚了青子之後，又問起青子一些不必要的瑣事來，她很興趣地指着我在問青子：

『他是誰呢？』

青子裝做看護小青，沒有回答她。可是又指着小青問：

『這是你的孩子嗎？』

『是的。』

『祇有這一個嗎？』

『是的。』

『他是誰呢？』

她的手指，又轉向我了。青子有些不耐煩地說

『我的丈夫！』

『啊——』

她掩着嘴唇，笑了一聲，然後，偷偷地注視着我，好像要從我臉上擇取着美好和醜惡。因為我揚起頭來，她有些不好意思了，隨手抱去了小青問：

『你的媽媽呢？』

小青指了指青子。

『你的爸爸呢？』

小青仰着頭，在記憶中搜索着回答。

『那呢！』

她故意在小青面前逞着聰明——指了我一下然而小青却擺搖着自己的頭否認她的話說：

『不——』

『那呢，你的爸爸！』

『不，他是袁先生！』

我感受了一陣極度的不舒快，感受了血流加高了熱度。不過青子却安然地說：『我的丈夫在外面幾年的工夫，孩子也不認識他了。孩子聽人家叫他袁先生，她也常常叫他袁先生，真是有趣，小青你再叫他——袁先生，袁先生！』

『袁先生，袁先生！』

小青放高聲叫着，撲着我。我立刻把她抱過來，我担心她任着童年的真純，揭開了我與青子中間的破綻。

然而那個多嘴的姑娘，爲了討青子的歡心，却使用種種的方法，引誘着小青：

『你來吧，和我玩！』

小青不怕陌生人是她的個性，任誰都可以打動她的重心，像在她的母親面前一樣。同時她要施展着個性，任誰也不能制止她，所以我又把她交給了那個多嘴的姑娘。

『你叫小青嗎？』

那個多嘴的姑娘聽我叫過小青的名字，她也故意無聊地問了小青，小青承認着，點着頭說：

『是，是！』

『不是啊！真不是啊！』

『是，誰說不是？』

『我說不是，該叫你袁小姐。』

小青不明瞭她的話，迷茫地問：

「什麼袁小姐」

「就是袁小青，你明白嗎？」

「不，王小青！」

「你姓袁，爲什麼叫王小青呢？」

「我姓王，我姓王！」

幸是青子立刻改正地說：

「我姓王，她隨我姓！」

然後她又說：

「小青要睡了，來吧！」

在無意中認識的那個多嘴的姑娘，使我與青子都感到了極度的不方便，甚至給了我與青子很好的教訓，應當向那個多嘴的姑娘表示最大的謝意。

齊齊哈爾是大的城市，是當時在不抵抗聲中而抵抗過日軍的地方。雖然當地的駐軍終於失敗了，退出了，但是給中國却留下了一頁光榮的歷史，給我却留下了永遠不滅的記憶。

當我與青子、小青走下小型火車的時候，我被齊齊哈爾的燈火燃起了那些記憶，並且在馬車上，青子給我講了許多抗戰的故事。我不時地從馬車裏探出頭去，期圖探望一下這齊齊哈爾當時所遭受的光榮的傷痕，可惜被沉黑的夜色完全遮沒，如同無人憑弔的古戰場，祇是一片淒涼。我在默默中，感受着那淒涼的滋味。

幸而旅館的主人笑着臉，殷勤地招待我們，使我的心，由淒涼有些轉向了溫暖——雖然，我知道他完全是一個拜金者的變態所有的神情。他沒有等我們說話，便指定一個役者領我們去看房間，他問我們：

『你們二位是什麼關係？』他好像是負疚似地又說：『我的意思是說你們二位是夫妻呢？還是朋友，親戚？如果是朋友，親戚是要找兩個房間，如果是夫妻呢，自然

一個房就夠了』。

『夫妻。』

我與青子幾乎同時回答了他同樣的話。

然後，我們在許多房間中，擇出一間，宿資低價的，而且方便，屋門恰好靠近樓梯。屋內有椅子，有桌子……還有寬大的鐵床。沒有一處，不使我們滿意。

然而我們寫好店簿臨睡的時候，我却感到了些礙難——除去小青之外，我們還有兩個人：我與青子，僅有的一張床鋪，究竟屬於誰呢？青子讓我睡在床上，她伴著小青睡在地上，可是我不同意。我們躊躇着，徘徊着。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同睡一張床鋪呢？我們不是已經結合的一對愛人嗎？即使我沒有任何的表示，她也不應當在無言語無動作的靜默中，我爲了激動她的心，給她做了種種的暗示。她憤恨了，潛伏着罵意地說：

「我最討厭的，是男人的無恥的慾望——認識一個女人，便想佔有一個女人。」

可是，袁倪，我不希望你也是那樣的男人！

於是，我要她伴着小青睡在床上，我睡在地上。第二夜我們仍是這樣分配着睡眠的地位。在臨睡前，青子讓小青坐着，望着我，她問：

『她是誰？』

『袁先生！』

『不是——』

『是麼？他是袁先生！』

『我叫他袁先生——』

『我也叫他袁先生！』

『不，你叫他爸爸！』

『爸爸？』

『是，爸爸。』

「不是，爸爸走了，在哈爾濱就走了。」

「那是你的爸爸，這也是你的爸爸！」

小青信任着她母親的話，隨着問我叫了幾聲：

「爸爸，爸爸！」

這時候，我感受了一種難言的歡快——也許正是王長英一種難言的悲哀吧？然而我與青子睡眠的地方，仍是分離着，她在床上，我在地上，總是隔着一段不可突破的距離，隔絕着我一種最大的慾望。我翻轉着身子，失去了睡意。

「爲什麼她要小青叫我爸爸呢？」

我在猜想着這原因。

因爲旅途的疲倦，終於睡了。可是，因爲役者打門的聲音又把我喚醒，我在朦朧中，沒有聽清楚他告訴我的話，我們在騎着，問着青子究竟是什麼緣故。她祇是匆忙地說：

『快起來，快起來！』

然後她又匆忙地跳下床來，把我的被褥完全移向床上去，讓地上不留我一絲睡眠的痕跡。

究竟有什麼意外發生了呢？她上床後，又叫我也上床去。我急促地問她：

『這是什麼事情呢？』

『小聲些！』

她命令我，而且握住了我一隻手腕，她用力地把我扯上床去；熟睡的小青被她的動作驚醒了，哭了。她一邊用方法制止着小青的哭聲，一邊指着我在問小青：

『你看看，他是誰？』

『袁先生！』小青立刻繼續地說：『是爸爸！』

『對啦，是爸爸！』

她說着，好像在讚美着小青的聰明和記憶。不過，我却向她投着奇異的視線。

「你爲什麼這樣看我？」

她問我；我氣憤了：

「你告訴我，這是什麼事情呢？」

她把嘴唇盡量地送近我的臉旁，彷彿是要吻我的耳邊，低聲地說：

「檢查！」

被日本憲兵檢查以後，我完全明白了青子爲什麼要我移到床上，爲什麼要小青叫我——父親；所以我又自動地把我的被褥送下床去。她却制止我，要我睡在床上，然後，她讓小青在我們中間，仍斷開一條距離。

燈光明亮着，屋內的每個角落，也如同白晝一樣，牆上的花紋，我可以看清楚那精細的圖案，是古典的畫壁。

小青睡了，我們還在醒着；任我怎樣使用催眠的方法，我也沒有一絲的睡意——青子也是一樣吧？我們相距不過一尺遠，兩人的視線常常接觸着，合攏了一條

立刻又各自分開，各自隨便投向什麼地方；白色的窗幔，門邊的鐵鎖……。我們誰也沒有話說，從我們門前走過的人們會想我們是睡了，他們不會知道我們可以聽清他們的步聲和高聲的談話。旅店裏的一切騷擾的聲音，在我耳邊，幾乎完全沒有遺漏。我失眠了，我悔我沒有備好安眠藥片——如果我有，我要盡地多吃，即使我因為多吃死了，也絕不願意再維持着祇是名義的夫妻關係，因為我忍受不了這騷擾和痛苦。

因此，我向青子表示有離去她的意思。她在話裏，有着斥責的意味說：

『你到底忘記了自己的誓言！』

我受不了她這無辜的斥責，從床上坐起來，握緊着兩個拳頭互擊着問她：

『是誰忘記了自己的誓言？』

『是你，是你！』

我否認她的話——立刻堅決地說：

「不管什麼事情，我都情願幫助你！」

「你聽我的話嗎？」

「聽的！」

「那麼，你睡吧！」

這種不舒快的睡眠，一直經過了兩夜。白天裏，沒有一些精神支撐着疲倦已久的肢體，而且青子常常走出旅店，留我看守小青，她好像故意難爲我，使我更加疲倦。有時候，我探詢她外出的原因，她不肯向我說明，彷彿她的事情都有着一種祕密性。最後，我也不願意用話，換取她的沉默。不過，我注意她的神情，以及她從外面帶來的一切東西。有一次又在她外出的時候，突然我從一個小包裏檢出了兩枝手槍和幾十粒子彈，我並沒有問她槍枝與彈粒的用處；可是，她發覺了。當時，我很奇怪，她怎樣知道解過她的小包裹呢？後來我才知道她在那小包裏打的結扣，是有特殊的樣式的。我爲了不安的情緒，立刻問她手槍與彈粒的來處與用處。她說：

『我總要告訴你，可是現在你不要問。』

於是，我更加不安了。

爲了追求青子的慾望和尊重自己從前的誓言，不敢有一絲的悔意。我要在她面前忍受着一切。

那天，是我在齊齊哈爾第五天了吧？

青子從懷裏放下小青，握住我的手腕。她默然着，她的眼裏流動着一層淺淺的淚水，她那勇敢，聰明，熱情，她那純潔的靈魂，完全充飽在淚水裏——別了我幾年的神情，又出現我的眼前。然而她却比從前多了一種狡猾——使用種種的方法測驗我是否遵守誓言。

『不管什麼事情我都情願幫助你！』

我連續地說了幾次，表示讓她相信我。可是她像孩子一樣地戲弄我：

「你再說一次給我聽！」

「不管什麼事情，我都情願幫助你！」

「你聽我的話嗎？」

「聽的！」

「那麼你幫助我殺一個人！」

這突來的話使我迷茫了，我的手脚失去了適當停放的位置。

她拖起我的一隻手，放在自己肩上；然後又握住我的另一隻手，她問：

「袁倪你爲什麼發抖呢？」

我不相信自己胆小，我曾有過一些勇敢的故事，便是保證，而且我相信自己的勇敢——肯用生命去做任何冒險的舉動，我發抖，是爲了恨她。她好像是一個導演，不僅不給我劇本，而且不給我說明劇情，祇是在臨出演前，派定我一個悲劇中的角色，讓我演最後的一幕；不管任何的演員，誰能担任我這樣的一個角色呢？所以我用

嚴厲的言語拒絕了她。

然而，她轉換了一種無情的臉色；怒張着眼睛，咬緊着牙齒，縮短些眉間的距離。加多了幾條短短的皺紋，如同一個兇狠的野獸，要施展所有的暴力威脅我，征服我。小青爲了她那可怕的臉色哭了，張着兩手撲着她，要她抱起來。她被小青騷擾而煩厭了，突然打了小青一掌，把小青從床邊打落地上。小青被驚得啞了喉嚨，僅有些哼聲，表示她還有着氣息。我把她抱起來又送到床上，喚着她——好像從夢中醒來了，又放開更大的聲音哭了，青子向着手掌，威嚇她閉起嘴來。

『我看你再哭——』

小青爲了要我掩護她，不住地向我叫着：

『爸爸，爸爸！』

她被我哄着，終於漸漸地安靜了。

可是青子却暴躁地表示了與我絕交的決心，她說：

「你走開！」

她要把我從房間裏趨逐出去，然後她又說：

「不然，就是我走開！」

她沒有走，我也沒有走！我們兩人默然地相望着。我想走近她的身邊，握握她的手，說一句我們永別的贈言：

「青子，現在你真是一個暴徒了，我走了，青子！」

然而，我想她的不幸——王長英與小英的死亡，也分享了她的一些悲哀；所以我盡量地抑制着自己的情感，很和平地向她說：

「你不該這樣待我，青子。」

她彷彿要在我面前示威，不住地用手掌在桌上打着響聲，懷着很大的仇恨說：「我不該這樣待你？我該怎樣待你呢？哼，一個忘記了誓言的人，是應當死在我手裏的。」

「那麼你殺我吧！」

「我不如殺一隻小雞！」

我的確容忍不了她那無情的諷刺，故意給她提出反證，不過，我仍是和平地說：

「你忘記了嗎？你會對我說過：『此後，我便屬於你了』的話嗎？」

「我沒忘記——」

「那麼你現在叫我走開？」

「如果你不忘記了你的誓言；此後，我自然是屬於你了！」

爲了追求青子的慾望和尊重自己從前的誓言，不敢有一絲的悔意，我允許了她的要求。

於是她狂笑了；在笑中有着她意外的歡快。然後她吻住了我一面的臉頰，許久，不肯放開我，好像要從我臉上吻下一塊肉，才是終了。這種愛情究竟給我一些什麼感覺？是歡快呢？是痛苦呢？我自己也不知道，祇是垂直着兩手，任她吻着我，因爲我的

思想充滿了殺人的情景。

「我並不是不告訴你；如果我早告訴你，祇是怕你心慌，你現在該明白了吧？」然後她又說出殺的人是黑龍江省的警備司令。殺他之後，可以引起當地的騷亂，可以由一部份反正的兵士，佔領已經失去的齊齊哈爾，可以集中着四處的義勇軍，做我們收復失地的先鋒。

我知道了這是暗殺，不過她沒有給我講暗殺的方式，祇是指定了暗殺的時候：『在明天晚上，八點二十五分鐘。』

隨着她給我一枝手槍，讓我檢視了它的每一細小部份，並且要我找出來她留給我的眼鏡，中國式的大衣……完全配置在我的身上，化裝一個紳士。她從我身邊繞轉着，在看我是否有紳士的風度，她說：

「你走兩步給我看看！」

我走起來的時候，小青都笑了。青子却冷靜地注視着我。有時候，給我整理一下

不稱身的衣袖，有時候她在校正我的姿勢，她說：

『你的步子輕些落地！』

或是：

『把頭再揚起些，望着我，手的動作要自然些，噢，對啦，是這樣，是這樣對啦，還是我的袁倪，不是別人所能比的！』

最後，我又換了自己的衣服，隨她去認識認識警備司令的住宅附近的地方。

我沒有多餘的心情，探望風景，雖然這是我陌生的地方，誘我注視，我祇是隨伴青子走過繁華的僻靜的街邊，領我在一所紅色的磚房的四邊繞了幾周，給我講着附近的幾條街道，轉向什麼地方，貫通什麼地方，某條是安靜的，某條是騷亂的，某條是有着最多戒備的崗位。她低聲向我說：

『你要選擇一條路，在必要時，好做你的逃路！』

因為我不熟識的關係，還是她給我選了通至西首兵營的一條街路，她說：

「這是最好最方便的一條路」她指了指那兵營的遠影又說「那就是我們反正的兵士的發動地方，你從這一直往那跑就可以，你要記着！」

她又領我到西首的兵營，把兵營所有的門口都指給我了，並且告訴我一句進門的口號——證實是我，而不是另外的任何人。

「你記着——」

她指着沿路的一些特徵：幾株老樹，兩列低小的泥房和一片寬大的曠場。她的意思，是要領我重走一次；不過小青累着她，不住地向她喊着：

「媽媽，我餓了！」

於是青子不得不隨着小青走回旅店去。在她給小青吃飯的時候，她自語着：

「幸是小英死了，不然也被他累死我。」

我聽着，故意向她開着玩笑：

「那麼你還爲什麼留着小青呢？」

『因為有小孩，我們走路，可以方便些，不然我也要她隨着小英一路去了。』

『可是，明天晚上誰照顧她呢？』

『把她送到友人家去！』

不久，她便吻着小青抱着小青走了。回來的時候，祇有她一人了。

夜來了。

夜又來了——八點二十五分鐘前一小時的時候。天面下開始飛起了雪花，一片一片地落下來，在暗淡的月光中，彷彿是白色的花瓣，彷彿是落滿着秋霜殘敗的老葉，被暴風摘取着，給大地送來。經過短短的一刻，大地便被飾成了銀白的世界。

青子出去了，幾乎是整天沒有回來；同時，我也幾乎整天沒有離過旅店，祇是沿着房間的四壁踱着，感到了生來從不曾感受的心情，不僅記憶着過去，而且幻想着將來，這一切都在激動我的熱情，使我更加留意。最怕的是壁鐘，我不時地注視它，我

的心隨着它在擺動——它仍是節奏，移向八點二十五分去，我的心却是雜亂的，好像漸漸地近了死亡的境地，最大的恐怖包圍了我。不久，青子回來了，她身後隨來一個青年軍官。

「袁倪你鎮靜些！」

她望着我說了，隨着我介紹給那個青年軍官握了手，她讚揚着我說：「勇敢的朋友，聽說你放槍最準，我們這次全靠你了！」

他說完便走了；她來是爲認識我的臉面，準備在我的逃路上，迎接我。我與青子又談了許多必要的話，最必要的是她說明了暗殺的方式：

「八點半鐘是警備司令赴約的時間，我們可以在他的門前堵住他，不容他說話，我們就開槍。」

「那麼你不必去了！」

「不，有女人走路方便些！」

並且，她交給我幾頁冒名的名片——防備街上的檢查，不過我們僱乘的汽車，在街上並沒有被留難，還餘幾分空閑的時間，我們要車夫又多繞了幾條街道。我們近了警備司令住的那紅色的磚房的時候，恰好是八點二十五分的時間。

院內有一輛汽車開出了，剛剛開出紅色磚房的院門，便與我們的汽車相遇了，我第一槍先打中了那汽車的車夫，車立刻停了，可是我們乘的汽車却沒有停住，青子用槍威脅着車夫——停住的時候已經多走了一丈多遠的地方。我看見有兩個衛兵從那車裏拖出一個高貴的老年人，一面跳脫着一面還擊着，祇是一刻的工夫他們都中了我的槍彈，可是我的左腿也受了他們的彈傷，距離我所乘的汽車祇有十幾步遠，我便沒有了走進汽車的力量。

這時候，西首兵營反正的兵士，已經發動了，響了密連的槍聲，同時日軍也出動了，一邊防堵着他們，一邊搜捕着我們，漸漸地有彈粒近了我的身邊。

「青子，你自己快逃吧！」我喊着。

然而，她却逼迫車夫把我拖上了汽車。在我們汽車衝近那廣場的時候，證明我們的汽車難於逃脫了，前後都有日軍截斷了我們的生路。

青子命令車夫停住了車輛，她跳下車去，拍了我胸脯一下：

『袁倪，我逃了！』

我聽了她的話，立刻握住了我的衣襟。

『我呢？——』

她沒等我說完，也沒有躊躇，便向我的頭部放了一彈，然後她踏着雪路，衝着雪花，在雪天下去了。

她去後，我對她沒有一絲的仇恨，所抱怨她的是她所贈送我的一粒彈，沒有打中我致命的地方，祇是在我的左耳上，留下一個小小的彈孔；所以我終於是被捕了。

幾天後。

每處都在傳說着我所造成的一個故事：袁侃是一個兇犯，他的母親病了，蒼子被他提出離婚意見逼迫着，在臨產前自殺了，青子隨着反正的兵士，已經逃入了山林。

從此我們又斷絕了一切的消息。

有版權

定價五元

秘密的故事

舒羣作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五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十六集

魚汛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遇	隨權代徵
三月天	田	李健吾	巴金	舒羣	金魁	高詠
宋棧	屈曲夫	田	金	羣	中篇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綠記	霧及其宅	夏蟲集	貝殼
王統照	鄒荻帆	林柯	唐駁	陸蠡	靳以	繆崇羣	莊瑞源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三版



北京
新書局

敬贈